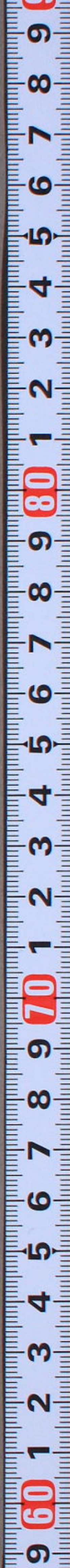


周易函書別集

易解辨異

卷
六五四

0712
1597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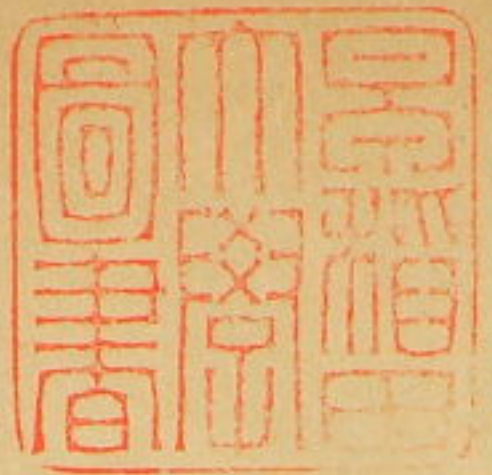
門 仁 12
歸 1597
卷 2

周易函書別集卷四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易解辨異一

聖人以經學傳心。六經皆孔子所定。此外皆支離旁雜。鮮能探本窮源。理歸一致矣。故舍六經而求道。則已無道。舍孔子而釋經。則已無經。况周易者。固聖道之大本所存。孔子假年學之。韋編猶尚三絕。此豈粗浮剽竊。畧觀大意。所能懸揣而臆解者乎。乃註釋孔子之書。而不折衷孔子之論。至採洛書作範之說。於向歆而不察繫傳則圖之語。取卦變之說於虞荀。而不察彖傳往來之幾。襲分爻占驗之



說於漢魏而不察窮理盡性之祕旨。宗乾化而坤剛化而柔之論於蔡墨而不察乾元用九之深機。以聖人傳心傳學。天人合一之精微。僅目爲究卜究占。進退趨避之作用。網百家不經之緒論而示之博。違先聖一貫之妙義而莫之非。將謂言外不傳之祕。由此而明。竊恐言中無盡之藏。隱而不宣者亦已多矣。安能盡合纂修本意哉。夫聖人以六經垂教。固非謂經中尚有遺義。經外尚待旁搜也。則經中之義理。衷諸經而可矣。學者傳授聖經。豈謂後人之聰明。上同乎聖。別出之義理。遠逾於經乎。則聖人之明論。衷諸聖而可矣。然則今日解經之失。不在經外不能推求剩。

義。而在經內不能殫究精深。不在終身一書。不能搜別詳明。而在拘守一家。不能旁搜博採。今執本義。比之諸儒易傳。特一人之書耳。我

聖祖仁皇帝修明經學。所定周易折中。本義而外。搜羅纂集。不下數十百家。悉由

睿慮斟酌裁定。增損而去取之。用能上發先聖不傳之祕。下垂後世無疆之教。安在一人之見。一家之言。遂足洩經文未宣之蘊。表列聖不傳之心乎。幸得見周易折中之書。又獲恭聆

聖訓。其於易理。斯能畧識大意。誠不願徒守一家言。自隘自畫。

至負我

聖祖仁皇帝教育人才。祐啟百代之深衷也。館課之暇。爰取舊解之不合於經者。標而出之。作易解辨異。以究周易之義。倘天下之不欲從同。兢兢自守者。因之溯流窮源。以不背於經。則孔子傳經翼易之深心。昭然可見。而朱子釋經繼聖之雅意。當必有陶然其大快者矣。用依經傳之序。詳辨於後。

河洛先天圖象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既說在易經中。便是說則而畫卦。孔子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則是畫卦

之聖人。斷爲伏羲明矣。則是伏羲之畫卦。兼則圖書明矣。可知洛書皆畫卦之資也。自向歆父子及孔安國。有大禹則書作範之說。後儒因有取於洪範皇極。遂以洛書爲作範之具。不取正於經文。而取正於先儒無稽之論。與孔子異矣。

畫卦聖人。既指伏羲。伏羲又嘗兼則圖書。則圖書二者。必同出於伏羲時。而伏羲必兼見此洛書。又無疑矣。乃後儒守向歆之說。以爲大禹時神龜出洛。今考尚書洪範篇。實無此語。此其異於孔子者也。或曰。孔子十翼。並未有龜書出於伏羲之說。乃顧確以爲然。何也。曰。孔子亦未有龍馬出於伏羲之說。然既以爲庖犧畫卦。又以河圖洛書說入周易。豈伏羲時神龜猶未之出

乎。豈伏羲猶未見洛書之圖乎。豈孔子猶未考洛書之自。而漫入諸周易乎。豈文王本洛書而爲後天圖。武王獨未聞家教乎。孔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釋先天圖也。細玩相字通字。俱在流行圓轉處說。獨天地定位一語。似言對待耳。然而上天下地。其開化育流行。實無一息不克相通。卽在先天圖中。雖若分天上下地之象。然陽之始終必交於坤。陰之始終必交於乾。是位雖定而氣則通。原在流行處立之象矣。又其一陽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何非圓轉不息。流行活潑之機耶。觀下文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忽用此往來字面。豈其不相流通。而有此往來之逆順耶。今以爲先天對待不移。夫先

天則未發之中。活潑潑地。有何對待之可拘乎。此其異於孔子者也。

孔子於先天圖。止有天地定位數語。未嘗取其圖而改易之也。河圖洛書。是天地自然之易。一爲先天。一爲後天。確不可亂者也。文王後天之卦。倣象洛書。是方位之一定。所配則發皆中節之和。伏羲先天之卦。倣象河圖。是內合而外分。所配則未發之中。洛書在有象之後。故有定向。故可紀以卦位。河圖在無聲無臭之內。有何卦之可執。况此時河圖雖出。伏羲尚未畫卦。有何卦之可配。又况河圖所寓。止有畫卦道理。亦必非卦所能配。又况伏羲畫出先天。止有圖象。以內合外分之機。象生成比附之

妙。此時尚未開而爲卦。亦復有何卦之可配。乃後儒解說河圖。顧以文王所開之卦。拆而補之。強與先天之數相配。先天而可拆也。猶得爲先天乎。卦而可配先天也。不成兩後天乎。失先天之旨。昧後天之序。與孔子異矣。

帝出乎震一節。言後天圖也。其必始震終艮而貫帝字於上。所以明乾陽之布濩。卽大明終始之義也。周易貴陽。於此可見。然不能移離於震前。移兌於乾後。是則時位之一定而不可易者。卽寓此圖中。今反以爲流行不息。與孔子異矣。

孔子於先天圖。則但言其相通相薄。初未嘗分卦而言之。明未發之無可分也。於後天圖。則各就其卦中所置之位。與位中所得之卦。一一分別言之。明已發之無可合也。而今顧反其說。謂先天一定而不移。後天流行而不息。與孔子異矣。

陰陽太少之說。是伏羲熟玩圖書。因取其中所蘊道理。則以畫卦。知二圖之數。不踰奇耦。而天下萬事之理。不越陰陽。因畫兩儀以象之。又玩內生外成之理。爰復各加兩儀。遂成四象。自此至於六爻。無非兩儀之加。而千變萬化。由此殊矣。因四象各具兩儀。於是乎有太少之別。是則陰陽太少。乃畫卦時。初加再加所定之名目也。乃後儒不以四象爲畫卦所定。執陰陽老少之說。以解河圖生成之數。豈知河圖所具。止有此理。可爲取則之資。而實未有此名。可配生成之數也。今乃欲取而配之。與孔子

異矣。

凡有一圖必有一圖之妙。故不宜移動絲毫。孔子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為先天小圓圖言也。既有生者，必有成者。是即則圖本旨。是即與河圖相配之故。今執拆捕之說而不究內生外成之妙，與孔子異矣。

先天配未發之中，後天配已發之和。孔子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先天之靜體也。乾之元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後天之動用也。乾之亨也。先天在无思无爲之地，有何可拆，必如拆補之說，是未發之中，而亦可拆為喜怒哀樂也。與孔子異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處孔子不言太極，非無故也。蓋太極無形，非可言說。今既有著，則有形矣。既云五十，則有數矣。有形有數，故不云太極，直從兩儀說起。而曰分而為二，以象兩也。且伏羲之圖，由兩儀而起。未有太極也。文王之卦，由乾坤而起。亦是兩儀邊事。未有太極也。周公之爻，由初之九六而起。亦是兩儀邊事。未有太極也。皆為太極無可言說。故從可言者起也。今必添說除一以象太極，太極何形而亦可象乎。與孔子異矣。

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為形上之道可知。今日卦之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是直以陰陽為形器之具，而未知陰陽在太極初亨之會，有理而無質。

故孔子謂爲太極生兩儀。至兩之生四。乃始云象。象謂有象之可指耳。卽乾象之釋亨。指出流形之義。非形器也。卽至後來生出八卦。亦不過剛柔太少之再重耳。亦非形器也。聖人作爲連斷之形。畫出重爻單拆之象。亦不過倣象陰陽變動之理。究非有形器也。夫由兩儀之生。而至於八卦。六十四卦。尚非形器。安得執兩儀而遂謂形器乎。形器可見者也。陰陽之在天地間。可形見乎。今謂陰陽爲形器。與孔子異矣。詳見篝燈約旨。

孔子韋編三絕。假年學易。若止因占卜之事。便費如許苦心。則占卦固如是之難乎。且以孔子終身學之。止成得一下筮人。猶得爲孔子之學乎。今日周易止是占卜之書。異矣。

周易傳道之書也。孔子曰。易冒天下之道。又曰。道義之門。又曰。其道甚大。又曰。和順於道德。又曰。三極之道。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又曰。彌綸天地之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爲道也。屢遷。又曰。立天道。立地道。立人道。是周易爲傳道之書。何等精深。何等奧妙。皆由伏羲圓圖之虛中。與文王之乾元。周公以初命爻。及乾元无首之旨而出。今謂周易止是占卜之書。竟使學者視之。與術數無別。亦異於孔子矣。夫占卜亦周易所有。特周易之支流。而非傳心之正旨也。

周易言性之書也。河圖未發之中。洛書已發之和也。圓圖之內。合則其中也。外分則其和也。文王之元亨利貞。由未發之前。而

推及於已發之後者也。周公之爻已在既亨已後而始成之一爻命名爲初九之既用。又以爲无首。是皆欲人由已發之後而追尋乎未發之初耳。故於繫說諸傳。既以爲盡性達天。又以爲察來也。其乾之象傳。由資始之元。說到保合太和。却止是天命之謂性也。其文言傳。由長善之元。說到貞固幹事。却止是率性之謂道也。凡皆已發未發之真詮也。後面於始亨之利貞。說出性情兩字。於得朋之坤。說出美在其中。何非性善之的旨。子思孟子。蓋有所本矣。今日周易止是占卜之書。異矣。

周易窮理格物之書也。今觀其中所引。天地日月風雨雷電。山川水火草木禽魚。馬牛羊豕之類。無所不備。至其分見於各卦。各爻。其象亦各各不同。卽有偶同者。亦不必皆同一義。象象文。言格其物。窮其理。莫非有益於身心性命之事。今但以爲占卜之書。異矣。

周易博文約禮之書也。經之與傳。約二萬餘字。乃上而仰觀天文。下而俯察地理。近取諸身。而人事之悉備。遠取諸物。而巨細之不遺。其文亦已博矣。而要其旨歸。莫不有大本存焉。析至精至變之象。而歸諸爻。合至變至精之爻。而歸諸卦。合至紛不齊之卦。而歸諸四象。兩儀。合四象兩儀。而歸諸虛中之太極。則達道在是。大本在是矣。孔子曰。顯諸仁。是彰往而極博者也。又曰。藏諸用。是察來而反約者也。然博易而約難。故曰。其上易知。其

初難知也。今但以爲占卜之書異矣。

周易天人合一之書也。孔子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又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參贊位育之妙，在易中矣。又曰：與天地合其德，又曰：成位乎其中，是天人合一之旨，在易中矣。卽在卦爻取象，非據天道，則援人事，謂天人合一而已。今但以爲占卜之書，徒向趨避進退，周旋交接，上畱神，曾未察天人合一，至精至微之道，卽在其中，與孔子異矣。

聖人寄占卜於周易，非徒欲天下後世有前知之道也。亦謂占卜之妙，析於幾，本於太極，通於神明，非達性天而明於幾者，不能。此便是教人最深最妙之旨。今但以爲占卜之書異矣。

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是孔子明謂陰陽爲形上之道矣。蓋太極爲大道之本體，其中含蘊，非圖可畫，非言可說，而流行之中，隱隱有此二端，往來進退，盤旋幹濟於中，其所生之物，有形無形，莫不具是實，不可以形迹拘也。聖人目之爲道，蓋以其方出於太極，有理而無質，故察其流行活潑之妙用，而命爲陰陽云耳。所由旣謂爲形而上者，而又謂爲道也。旣謂爲形上，則非形器之重濁者可比。旣謂爲道，則又散見於萬物。本義曰：卦之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是以理爲形上之道，而以陰陽爲形下之器矣。與孔子異矣。無論太

極之體。至靈至虛。其出不窮。原非理之可言。卽此陰陽。方從太極而出。唯其至靈至虛。運化太極之大用。然後能流行變化。充塞兩間。生成萬物。而不有其能。變化萬彙。而仍無其質。今謂陰陽爲形下之器。夫器則有形可觀。而陰陽何形之可觀。器則有體可據。而陰陽何體之可據。陸子辨之。至連用四十字。如寒暑上下。晝夜晦明之類。皆無形之陰陽。尚未能察識。其不詳察人言中之意。亦已甚矣。至陸子謂朱子。昧於道器之分。朱子答曰。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據此看來。則並未知物之所以爲物矣。中庸鬼神章。固孔子之言也。其曰體物而不可遺。物卽形下之器也。其體之者。則陰陽也。朱子嘗註爲

集註。亦以所體之鬼神爲陰陽。不聞以所體之物爲陰陽也。其下又云。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以謂之器。夫始終何形乎。晦明何形乎。而謂爲器乎。此皆異於孔子陰陽爲道之說也。

周易之首乾坤。以六十二卦。皆由乾坤生出。故謂乾坤爲大父母。周公所由於乾坤兩卦。特設用九用六兩節。此之義也。今日已成卦象之乾坤。遂無能生諸卦之理。然則周易之乾坤。皆不能生卦。何易有六十四卦乎。且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與見羣龍之說。特標於乾坤何謂乎。異矣。

孔子天地定位一節。本言小圓圖。下面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

言圖中圓轉活潑之機。往字不重。只要人追尋來處。推求到太極裏面。知聖道之大原所由起耳。此與立爻之法。用一初字相似。聖學極精極微。莫妙於此。故下面遂不復言順往。而但承之曰。易逆數也。便見得難察在來處矣。若其既有所往。明明有形有器。顯露出來。有何難知。故以爲順。後儒不知反而遡諸始者之爲逆。但以未來者爲方來。夫方來則有形有器。順去而前趨者也。何得謂爲逆乎。孔子言圖。而後儒言時。孔子逆推。而後儒順求。孔子遡厥最初。在未有形質之先。而後儒徵諸流衍。在已有形器之後。與孔子異矣。來往之義未詳。此卦變卦綜所由紛紛無已也。

孔子之說圓圖。有察來之說。又有闡幽之說。是來之一字。便說向最初之地了。然最初之地。雖屬已過。必不可作已往說。爲是言圖。非言時也。今以來爲方來。是說向將然之後。是言時而非言圖矣。如以時而論往。謂如今日追遡往日之事。明白而易見。則是以順字止作易字解了。以時而論來。謂如今日逆計未來之事。幽隱而難知。則是以逆字止作難字解了。非順逆之旨也。是徒知逆而迎者之爲逆。而不知退而反者之爲逆也。夫人之走路也。未有不以前進爲順。退歸爲逆者也。未有不以前進爲往。發足之地。爲來處者也。因前進之地。而順趨以爲往。因由來之處。而逆反以徵來。此孔子傳道之妙旨也。而後儒異矣。

來之爲義。陰陽二者皆有之。蓋陽位本上。今由在下之天根而來。自位乎上者視之。則逆矣。陰位本下。今由在上之月窟而來。自位乎下者視之。則逆矣。後儒但言陽來。而不言陰來。異矣。兼來往而言者。是說圖中圓轉之機。專言逆數者。是反而追尋。到太極初生之始。今但認作占卜。說入極數知來。作前知看了。竟使後人止目爲占卜書。全不知有聖人之道。與孔子異矣。剛來柔來之來。察來之來。知來之來。皆是一義。皆指明從出源頭。說向太極裏面。後儒或以爲由彼卦而來。或以爲未來之來。或但作往來之來。將來字分作幾等。與孔子異矣。

先天兼則圖書。故內合而外分。合者河圖之祕。分者洛書之奧也。故先天大小圓圖。不惟做像河圖。而洛書之妙。已全具於此。所以不待更立後天圖也。伏羲圓圖。本具無窮妙理。故能開天而明道。卽至文王開而爲卦。無非表章圓圖而已。孔子因文王之卦。原本先天。先天原本圖書。故於繫傳有彰往察來。微顯闡幽之說。皆所以闡圖中之妙也。又於彖傳。每有往來內外。上下終始之說。亦皆所以闡圖中之妙也。今不知諸卦俱托始於先天圓圖。顧乃作爲卦變。且立之圖。與孔子異矣。

孔子未嘗有卦變。爲此說者。始於漢儒。然虞仲翔古卦變圖。於諸變旣畢之後。補立一條。云諸變俱自乾坤而來。自是以下。或謂自泰來。或謂自否來者。有之。至宋李挺之。傳希夷之學。所立

卦變圖每變俱標乾坤二字於首已非聖人本旨猶幸未離乾坤兩象則是用九用六之機六位時成之妙六子各得乾坤之一體其義猶未盡沒也虞荀而後漸就支離矣迨卦變之流傳既盛創而為圖且謂變得極自然逮於釋經又復與圖相左亦異於孔子矣既未知卦體之成悉出先天原本太極陰陽初非形體可拘何有一卦之可名又不知易中所有諸卦不離乾父坤母二體交索而成又未知卦體將成原是活潑潑地所以有往來內外之說又未知諸卦既成莫不各為一體必不可以相易今謂此卦實托始於彼卦其異於孔子宜矣

聖人所立卦爻如但直言一事則止能曲暢此一事之顛末而此外皆無可旁通唯示之以象則其義蘊包羅無盡孔子見文周卦爻之辭莫非是象故於彖標曰大象於爻標曰小象皆述而不作之事也後儒註易確然指定一樁人事絕不顧文周孔子所言止是此卦此爻自具之蘊然後會神取精設象以盡意藉有非此人非此事而占得此卦此爻其說必不能以相通亦異於孔子立象之旨矣象也者旁引而曲肖之謂也孔子解文周卦爻而標之為象可知文周卦爻原無實義

孔子大象上句言天下句言人所以釋卦者也一卦之義何所不通故上句象之以天道下句象之以人事象此卦也若非天道則以物理代之其必以天人物理象之者舉其最遠最近最

幽最顯者而該之。所以明卦德之包含無盡。亦以見天人之合也。後儒釋象。每以下句原本上句。偏說入人事一邊。謂為法天之學。至於上句嘗不照管。且不知天人二者。悉皆是象。與孔子異矣。

繫傳言索。止於一爻。蓋欲明所索之一爻。為卦主而已。彖辭中。或謂剛來下柔。或謂柔來文剛。或謂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或謂柔進而上行。皆指為主之一爻。示人以觀象之法也。今不詳乾坤一索再索。用九用六之義。妄執往來為卦變。以訛傳訛。遺悞後人。與孔子異矣。

周易六十四卦。既出自先天一圖。則三百八十四爻。安有一爻

非先天者乎。又况揲著求卦。無非探討太極中間將兆未兆之氣機。所以止有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目。夫陰陽老少。有形體乎。亦可畫乎。而謂卦爻之成。有形體之可拘乎。即其所設重交單拆。亦是聖人虛擬其妙。不得已而設之象。象也者。非其實之謂也。所以但謂為四象。文周所立卦爻之辭。而孔子目之為象者。亦如羲皇之有圖象。揲著之有四象。為其機緘。原在不覩不聞中。非言可說。故四聖所設。莫非是象。今日某卦自某卦來。則已在卦體既成之後。認卦為真。有形體者矣。與孔子異矣。

周易既出自先天。正屬乾元將亨之際。故凡變動之爻。悉具流通不拘。旁行四達之妙。周公命爻。稱為九六。即指老陰老陽之

變動而言。然皆謂現在之爻。將有所往者也。故先儒命爲之卦。之者往也。指發跡之初。非竟到地頭之說。孔子文言曰。乾元用九。提出元字。說在亨前。便是說發跡之初。今日乾化而坤。便是說在既亨以後。全解作利貞之事。又曰。看之卦之彖辭。竟說得與乾卦絕不相干。而用九以下之辭。俱歸無用。竟忘此節在乾卦之中。止是發揮乾德。竟忘用九以下之辭。皆是說方用九之事。與孔子異矣。

凡卦之來。悉由太極。故周公於兩儀始定之爻。不名一。不名下。而命名爲初。欲人於初之所由以成爻者。著意精察。卽孔子察來之意。此聖學絕大關係。義文相授。極精極微之旨也。故孔子

曰。其初難知。豈非見得來之難察。而幽之難闡乎。不審來字本義。但云自某卦變來。夫此卦之來。旣由彼卦。而彼卦又何自來乎。如使天地有自然生成之卦體。則其體旣定。彼此烏可相通。如使天地無自然生成之卦體。則彼卦之成。亦必先有變來之卦體。而後可也。卽令彼卦亦有變來之卦體。而一爻之變旣盡。亦必不能通於二爻。二爻之變旣盡。亦必不能通於三爻。其最初所變之一卦。必有窮時。且專向有形之卦體推求。則太極兩儀。幾於無用。而用九用六。六位時成。及一索再索。乾坤爲大父母之說。俱可廢矣。亦異於孔子矣。

伏羲則圖畫卦。文王開圖作易。周公拆卦命爻。是述而不作。相

因而一貫者也。伏羲述天者也。文王述伏羲者也。周公述文王者也。孔子述三聖以述天者也。故以象象釋文王，以小象釋周公。以象中之往來內外，釋伏羲之圖，明文周之卦爻，非文周之自畫，皆出自先天者也。故繫說兩傳，或釋圖書，或釋先天，或釋後天。凡皆上述往古，相因為一貫而已。後儒釋先天圖，似不知有圖書，則聖人則之之說非矣。釋文王之卦，似不知有先天諸圖，則開而當名之說非矣。釋周公之爻，似不知有文王之卦，則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的說非矣。與孔子異矣。

男季堂重校

孫銍正字

周易函書別集卷四

周易函書別集卷五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易解辨異二

上經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與人絕不相干。乃大通而利於正，說作人事，與孔子象傳止贊乾德者異矣。

元亨利貞，本為乾德，故象傳贊之。大通而利於正，說作戒辭與贊辭異矣。

元亨利貞，一字一義。故孔子曰：君子行此四德者，大通而利於正。止說作兩項，與孔子異矣。

元蘊含者也。亨將發者也。利則發而無阻。貞則發而有成者也。利如利刃之利。非利益之利。行健二字。正從此出。貞成也。正也。各正性命。地道无成。正說此義。自資始至有成。皆乾德之所能。故說入乾卦。今但認利爲利益之利。貞爲正而固。埋沒成字之義。與孔子異矣。

元亨利貞。本爲乾德。其諸六十四卦。凡能成就六爻。自命爲卦者。莫非乾元。既亨。陽九之大用。故孔子以元爲萬物資始。又以爲乾始。美利利天下。後儒解釋諸卦。其於諸卦所有之亨利貞。皆未知資始於乾。竟不知元亨亨於何所。用九用於何地。與孔子異矣。

用九見羣龍。此乾元之方亨。正九陽當權得令。動作有爲之日。故周公特標用九二字於首。而孔子文言。又特加乾元二字於用九之上。今因无首二字。不得其解。便謂乾化而坤。竟成九之不用。何得尚云用九乎。與孔子連乾元說者異矣。

見羣龍无首吉。是元之既亨。因萬物各得所資。故謂爲无首。而又以爲吉也。首卽元也。元靜而亨動。由已亨之後。而回視之。已大遠於靜涵之候。故以爲无。无首云者。只如云離了乾元。不是靜涵之時云耳。既亨則萬物生機資此以始。故又以爲吉也。今謂乾化而坤。剛而能柔。竟不知用之一字。全是說亨。與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之義。異矣。

乾坤二卦。獨說用九用六兩節。以乾坤卽周易之兩儀。易中所
有卦爻。莫不由此二用交索而出。所以謂爲大父母。而孔子亦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而坤體靜鎮無爲。其諸卦體所成悉
皆乾陽之布護。故用九遂有羣龍之見。而孔子亦曰。乾元用九
天下治也。天下卽羣龍。治卽見而吉也。至於无成代終之坤。雖
亦有六之可用。然其辭止於利永貞而已。且坤德先迷。豈嘗有
羣陰之可見乎。羣龍者。概辭也。一爻動。龍也。六爻動。龍也。一
百九十二陽爻。莫非龍也。無一卦無陽爻。則無一卦非乾陽之用。
無有一卦非乾陽之用。則無一卦無可見之龍。故以一羣字概
之。乃茲僅以六爻俱動者當之。似乎周公特設用九一節。僅爲

六爻俱動而言。而上文所設六爻之變。反覺爻爻皆非爲動變
而設。且使一爻獨動者。有用九一節之占。而二爻同動。至五爻
同動。參差不齊。一卦之中。約有五十餘種。皆悉無占。豈非周公
之缺畧乎。異矣。

左傳之占法。或取於正卦。或取於互卦。或取於伏卦。至於數爻
同動者。初不云已動之爻。原有無用者。可存而不論。後儒旣立
卦變。又且自立占法。宜乎其無所驗於人事矣。曷由知後儒占
法爲自立者也。蓋至啓蒙。而卦變之圖。實始詳備無缺。乃三爻
所變之卦。約至二十。於是有前十卦爲貞。以本卦彖辭爲主。後
十卦爲悔。以之卦彖辭爲主之說。夫啓蒙之前。如李侗邵子所

傳未有三爻同動。二十卦之圖也。則前十卦後十卦之占法。固啓蒙自立者也。無論二爻同動。至五爻同動。所動之爻。其辭皆宜合占。今既分占兩象。則所動之辭。皆棄而不論矣。左氏出孔子之門。左傳翼孔子之經。而顧與之異也。亦異於孔子矣。周易傳道之書也。所列卦爻。皆是言理。不是言占。而用九一節。政卦爻所自出。故孔子特添乾元二字。說出理之大原。又曰。乃見天則。便與見天地之心相似。便是說大用之所自出。此豈爲占而言乎。乃後儒知有占。不知有理。與孔子異矣。易之卦辭。皆先說卦德。而後說占。易之爻辭。皆先說象。而後說占。孔子象象繫說諸傳。全言理。不言占。如所居而安者。易之序

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豈爲占而言乎。如繼善成性。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仁者見之謂之仁。此豈爲占而言乎。則周易之所重。亦概可識矣。蓋占卜之說。聖人與民同患。而寄諸易中者。也是易中所冒之道。而非其大道也。後儒之說卦爻。一概說占。埋沒聖人傳道之心。亦異於孔子矣。

乾之九與坤之六相對。乾之用與坤之用相對。此伸彼屈。此進彼退。此顯彼隱。物之理也。乾元一亨。則坤陰皆伏。是用九而不用六也。今日用九而不用七。與孔子異矣。

元者。大亨之原本。故元亦流動而不滯。貞者。百利之究歸。故貞亦凝定而不遷。乾主流動。故用九一節。專說元亨邊事。坤主鎮

靜。故用六一節。專說利貞邊事。孔子於乾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於坤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此皆用九用六。動靜殊軌之妙也。今於乾用曰不用其剛。則於坤用。何不曰不用其柔乎。亦異於孔子乾坤異辭之妙矣。

聖人以陰陽之爻。稱爲九六。爲變動之爻而言也。六者成數之始。二四之合也。九者成數之終。一三五之合也。文周孔子皆無七八之說。乃一爻獨靜之卦。又能爲五爻之主。漢儒傳授。乃始以七八二字。代淨陰淨陽。義文周孔未之有也。今日不用七不用八。夫不用則何待言乎。異矣。

乾之用九。專言元亨。爲乾始美利故也。坤之用六。專言利貞。爲地道成終故也。所以然者。爲元亨利貞四德。在乾坤非有二也。特自其始而言之。則以爲出於健運之能。要其終而言之。則以爲成於順承之德而已。故乾之用九。專說元亨一邊。爲與坤之用六對也。不知二用之辭相對。與孔子異矣。

彖曰統天。又曰御天。有統之者。有御之者。則乾非卽天。亦已明甚。今於大象。直以行健之天爲乾。與孔子異矣。

孔子彖傳。獨以大哉贊乾元。不以大贊亨利貞。爲亨利貞皆由一元而出。故元大也。大明節。復提大明終始。大明卽乾元也。見亨之由於元也。於首出節。復提首出庶物。首出庶物卽乾元也。見利貞之由於元也。皆所以見元之大也。無元則亨利貞俱無。

由以見。故獨以大贊乾元。此二節并無一語粘著人事。乃後儒釋此二節。一以爲聖人之元亨。一以爲聖人之利貞。與孔子異矣。

大明終始。始者元也。終者貞也。見亨利貞。皆一元之所攝。所以明元之大也。此卽用九見羣龍之義。故下曰六位時成。若但曰大明乾道之終始。是將極有道理之經。極有關係之語。說得全無意義。周易全部皆以象示。實無一卦一爻著定一椿人事。而爲之說者。卽有一卦一爻。指定一椿人事。卽此人事。莫非是象。亦須高視遠寄。遊神於此事之中。此事之外。而此卦此爻之精蘊。始可以旁通四達。卽如此節。前面旣已說亨。後面又說利貞。

中間著此數語。而特加大明二字於上。大者乾也。明者乾之德也。終始者。乾元之發舒。不能自禁者也。此皆說施與一邊之義。明亨之必由於元。元德之必能自亨。以見元之大耳。若以大明節與坤象對看。則西南東北。所以言月象。明能受之義。而大明二字則專言日象。明能施之義也。所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仰以觀於天文者。是也。上古文字最簡。義理包羅無盡。簡則必該。故不能指定一事。包羅無盡。則必能旁通四達。故不可膠柱而鼓瑟。今但以大明作人之知見解了。與孔子異矣。

大明終始。大者陽之體也。明者陽之象也。終始云者。明萬物之成始成終。皆此陽德之爲也。其在先天圖中。則震艮兩象也。陽

終陽始而坤體以現。則交坤之義在其中矣。今不釋交坤之義。但曰大明乾道之終始。異矣。

乾坤二卦。是六十二卦從出之大原。故特著用九用六二節。然孔子之彖象文言。每於各不相同之中。而卽寓不能相離之義。如見龍之見。利見之見。大明之明。皆乾之用也。而坤則曰先迷。乾言時成。而坤則曰无成。乾曰見羣龍。而坤曰利永貞。此性情之不同者也。然終之始之。俱歸大明。而坤於是乎有得喪矣。是施受之相須也。乘龍御天。六位時成。而坤於是乎以大終矣。是往來之相須也。今釋乾坤二卦。各就本卦釋之。絕不知有相通之義。與孔子異矣。

健行不息者。何位可言。不知位出於坤。因有形而始定。與孔子異矣。

六位時成。卽乾陽索成六子之義。不以三女謂爲坤成。而總歸功於乾者。正所謂大明終始。地道无成。而代終也。解作人事。與六位何涉。與孔子異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正謂一元旣亨。而元中之全理。悉已全而賦之靈蠢動植。巨細精粗。皆無所擇。仍於元非有損也。若將此節說作聖人。則下文之保合太和。皆屬無根。當知此語。比天命之謂性一語更精。蓋天命之說。猶是順著說下去。而此則謂乾元一亨。隨萬物之所資。莫非全理。賦畀出來者也。合天下之物而

予以全理。分天下之物而莫不各予以全理。皆此乘六龍而御之者也。御者用也。乘六龍謂所蘊之全。御六龍謂所用之全也。天也者。六龍之全體也。元中之蘊含。當其一亨。其妙如此。譬如桃杏之仁。其含蘊於中者。原自無多。此則所謂元也。當其芽蘖萌動。初展發得一分半分。此便所謂亨也。然而後此之枝梗花實。悉已全具於此。則是一元之蘊。當萌芽未動時。便已全昇而無歉。而後此無窮生意。早於一亨時呈露出來。所由謂為乘六龍以御天。聖人言理極深極微。莫妙於此。今但作人事解了。與孔子異矣。

六龍者。本卦之六爻也。此專釋乾卦故曰六龍。乾卦六爻變動。用於諸卦。止此六位。故曰六。然所用之九。悉由乾出。故六位皆得稱龍。羣龍者。六十四卦之陽爻也。因其方用於乾卦。故曰六龍。若其徧給於諸卦。便曰羣龍矣。不識六龍羣龍之辨。亦異於孔子矣。

六龍卽六子也。乾坤相索。至於六而變態盡矣。故卦止於六爻。日月交光。止於六象而已。先天後天二圖。除乾坤坎離。止於六象而已。周公釋乾用。則曰羣龍。孔子釋本卦。則曰六龍。今釋作聖人。則六龍何所指乎。異矣。

周易言性天道之書也。子思中庸說天命之謂性。是從天說起。孔子乾象。從統天者說起。比中庸更深一層。故中庸猶可解。而

周易最爲難解。元訓善和之義。不訓大。大哉者。贊元者也。曷由知元之爲善和。觀其說元。從資始統天說起。到得利貞。便說出保合太和。非資之者。原出太和。曷由有太和之保合乎。由資始而至保合。賦畀之事始完。故子曰孔子乾象。是言天命之謂性也。到得文言。說向人事。開口便曰善曰嘉曰和。便是由保合太和而來。便是由一元之善而來。非和而曷由善乎。非善而曷由和乎。戾氣不可以爲善。惡德不可以爲和。是善和之相資也。故子思確信爲中節之和。而孟子確以爲性善也。逮後說出事幹。又說出行此四德。故子曰孔子文言。是說率性之謂道也。子思親承聖人之教。其言必有所據。今解周易。不與中庸相合。亦異

於孔子矣。

各正性命。而卽曰保合太和。仍打轉乾元上去。故下文便說首出庶物。言利貞之由於元。以見元之大也。上文明曰乾元資始。天下安有首出庶物如乾元者乎。今但解爲君道。與孔子異矣。孔子大象。特標象字於首。要見得下文所言之天與君子。皆乾象也。非卽乾也。今以爲直言君子。竟畧象字而不顧。謂象爲卦之上下兩象。據此而言。亦可云小象之象。爲卦之上下兩象乎。與孔子象者像也之義異矣。河洛所出之圖書。象也。伏羲所畫之先天象也。文王擬卦而設之辭。周公擬爻而設之辭。無往而非象也。孔子釋文周之卦爻。作爲象象文言。無往而非設象者。

也。夫卦之與爻，有何實事之可言，而不謂爲象能乎。讀擬象之書，鑿鑿然指定人事以言之，得爲知象者乎。

釋乾之元則曰統天，釋乾之亨則曰御天，有統之者，有御之者，則乾非卽天也，明矣。乃於天之健行，直指爲乾，與孔子異矣。

象辭明曰：進无咎也。旣已曰進，則非退可知。本義因文言中進无恒一語，添出退字，不察用退字之義，是謂居外卦之初，猶在外卦之下，有欲然自退意，只是進而能慎，非不進也。乃於此處註曰：可以進而不必於進，全說作退象，與孔子異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四句是解乾之四德，特借人事中嘉善義事字樣以發明之，所重在長會和幹，以闡明元亨利貞四字。

只據理而言耳。故下面體仁長人之上，始加君子二字，以分別之。今以此節便言人事，異矣。

象辭之釋元亨利貞，是說賦畀之事故，說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止。文言之釋元亨利貞，是說稟受之事故，以善之長，說中之所蘊，而又說出足以云云，皆謂未發之大本，不可限量者也。逮後說出行字，則參贊位育皆在其中，故下遂繼之曰：乾元亨利貞旣已說出君子，却又標出乾字，所以明天人之合，謂此正天德天才，天工天用之妙也。不知此爲孔子言性最真最切之旨，亦異於孔子矣。然而此種道理，不能明了，何由曰聖人之道，盡在易象春秋乎。

陰陽往復之理。非可形見。天人合一之機。豈易發明。孔子之言。人事是因人事而迴顧卦義爻義。達其旨趣。則人事皆在所畧。故但謂之爲象。卽如廣八卦所言乾象。約有十四種。是欲人各因其象。而還以求乾德之真。又要兼此衆象。而合以求乾德之真。然後乾之性情。始無差誤。非欲人因此一乾。以求盡其象。而用以爲占卜之資也。如止因乾而求盡其象。非但九家所補。不足以盡之。卽千百億萬之象。恐不足盡此一乾之象矣。今於卦中所言人事。絕不迴顧卦義爻義。與孔子異矣。至其釋廣八卦也。復引荀氏九家易。以推廣諸象之類。但向占卜留心。與孔子異矣。

陽氣潛藏七節。以陽氣二字冠於其首。言天道也。第二節天下文明。卽當春萬物發生。煥然一新之意。今日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是將此節說作人事。豈知此下六節。俱本陽氣二字說來。與人事何涉。亦異於孔子矣。

下也七節。言人事也。陽氣七節。言天道也。旣言人。復言天。皆象也。非乾也。周易所引之象。不越天道人事二端。所以見天人合也。大象兼言天人。正復相似。而後儒概指爲人事。異矣。

元者善之長也。二節。全是說性。本象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來子思率性之謂道。孟子之性善。一脉相承。俱由此傳而始。不知此義。渾天人而鶻突解之。亦異於孔子矣。

體仁長人節。中添足以二字。便是說性中之包括。無所不有。性量之全能。無往不可。不知此處用一體字。猶止說在靜邊。卽子思之所謂大本也。下面行字。方始說在用邊。方是子思之達道。亦異於孔子矣。

乾始美利。美之云者。與前善之嘉之同義。坤卦美在其中。卽此美字。皆因元中之善而贊之。不知乾坤之辭。本有可通。亦異於孔子矣。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全言乾德。全是美之之意。而後儒言人。異矣。

大哉乾乎三句。只是贊元。六爻發揮二句。只是贊亨。時乘六龍

二句。又是兼利貞而贊之。而贊元亨一邊者較多。以乾之所重在資始之美利。而利之與貞。止是亨中事耳。天下平。本利貞之事。雲行雨施。却是言亨。可知乾元一亨。而利貞之事已畢。此處不分貼元亨利貞以求的解。但以鶻突了之。異於孔子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說在雲行雨施之上。雲行雨施。在彖辭中。旣是全明天道。可知大明一節。全說元之能亨。非說聖人矣。蓋時乘二句。是元之將亨。故能道理相承。本義因彖中作聖人解了。故於此處亦夾入聖人。而不知雲行雨施。在彖辭中。已註明是乾德之亨。非言聖人。時乘六龍。在彖辭中。已註明是聖人之事。非專言亨。至此則上面已說時乘六龍。而下面忽打轉雲行

雨施文理何能承接。只得將此四句全說聖人。而雲行雨施亦遂以爲聖人之事。不知自陽氣潛藏七段至此。又是全言天道。故能使時乘六龍。與雲行雨施。合爲一類而解之。並可知大明一節。不是說聖人之事。當知彖辭文言。皆止說乾元能亨之理。天下平也。只是利貞之事。全該入亨中。則孔子彖辭是全言乾德。非言聖人矣。異矣。

與天地合德一段。言天人合一之妙。正是聖人作易本旨。孔子特於此爻標之。以六十二卦。皆乾之用九所成。而一元之大用。必由天位之正中而出。九五一爻。正天位之正中。是一元之美。利所由普。終始之大明所自出也。本義曰。有是德而當其位。乃

可以當之。止在爻位上看。異矣。豈知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全是天人合一之旨乎。凡爻之在上者。皆可以統下。故以九五命爲君爻。四統下三爻。三統下二爻。二包下一爻。其分定然耳。乾之大化。自上而下。故重在上卦。造化之妙。胥由中出。故重在五爻。若上之一爻。本可統下五爻。然處亢極將返之地。故存之以象人君所奉之天。其實上爻亦有象君者。明夷之上六是也。

知進而不知退三句。本義曰。所以動而有悔也。夫悔之爲言。必其知之者也。今既不知。何悔之有。此與孔子之言不知者異矣。如曰其不知在未事之先。逮於不知而動。動而有誤。然後知悔。是此悔字本動字來。信如此言。則并未知亢字之義矣。亢之爲

言便是動到極處矣。何待再動。然後始知悔乎。故動之一字。亦與孔子之言亢異也。其詳具見約註乾卦。

坤之元亨利貞。本爲四德。與乾同也。此於貞上。特添牝馬二字。牝馬有形之物也。明坤之資生而成終耳。今以利字連牝馬之貞爲句。是坤止有三德矣。試看孔子象辭釋牝馬處。亦曾牽合利字與貞字否耶。與孔子異矣。

元亨利貞。乾與坤同者也。匪獨乾與坤同。卽六十四卦所有之元亨利貞。亦無弗同。特得亨利貞者居多。而得元者少耳。元也者。乾坤之有也。卽亨利貞。亦皆各得其一。而未能兼得其二。三也。由此四字。諸卦皆同此義。故文王命卦之辭。不能另爲一義。

職是故也。孔子釋於各卦。雖因卦而各一其義。而元亨利貞之真理。則未嘗異也。如其各說一義。則與孔子異矣。

乾以一元資始。乾之所重在元。故孔子獨以大哉贊乾之元。至於用九言亨。而必遡原於无首。可見亨由於元。以明元之重也。坤以資生成終。坤之所重在貞。故文王獨以牝馬加於坤之貞。至於用六言利貞。而必添一永字。以見坤之所重在利貞。卽地道成終之義也。故元亨利爲三句。而牝馬之貞爲一句。今日利牝馬之貞。仍是乾卦之利於正。以二字作一句解矣。異矣。

先迷後得主句。利句。蓋元亨利貞四字。本爲四德。自應各爲四句。自乾而外。或得其一。或得其二。無非得於乾者。故每一字皆

可成句。彖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得常卽得主也。故於文言復疏之曰。後得主而有常。是得主二字。連讀明矣。今謂先迷後得句。主利句。以得字對迷字。其文法似乎順矣。不惟不解迷字之義。并不解得字之義。蓋此得字。卽得朋之得。只要見得坤之本無所有。與先迷一例看耳。其能生成萬物者。皆其得自外來。資於乾陽而有益者也。故稱之曰得。今日乾主義。坤主利。竟將坤德全看壞了。所以後面經文。雖有極美之陰爻。亦盡以小人目之。且曰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如此釋經。成何道理。豈知乾坤兩卦居首。正六十二卦從出之大原。而得之一字。正乾坤相須之妙旨乎。豈知乾不得坤。則乾亦無所依附。而終爲無用者乎。豈

知坤不得乾。則迷者常迷。而迄無所成乎。豈知孔子之坤彖。語語皆贊辭乎。異矣。

坤之四德。本與乾同。而下復添六句以爲之象。是因貞字之上。添出牝馬二字。文王懼人不知添此二字。是象坤之成物。必待有得而始生。故於其下。復設二象。皆言得字之妙也。君子三句。是卽人事以象坤之利。有待於得。西南三句。是卽天道以象坤之貞。有待於得。故君子三句之下。以利字爲句承之。西南三句之下。以安貞吉三字承之。安者貞之體。吉者貞之用也。句段不清。則真義不明。異矣。

安貞吉。本喪朋來。是坤德自然如此。是卽无成代終之義。朱子

謂能安於正則吉。若不安於正，則將不吉矣。噫，異矣！贊坤德者，固如是乎？况辭中本有吉之稱乎？大抵卦辭爻辭，本有吉處，皆是卦爻之德，自合如此。皆不必反說向凶字一邊去。蓋由聖人擬卦擬爻，有以確見其所由然也。若使吉象可反說向凶邊，然則凶爻亦可反說向吉邊乎？持兩可之見者，皆從穆姜有是四德，隨而無咎之一說來。然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小人之占，反是而無足怪也。君子之占，則斷然而不可易矣。且易為天人合一之書，無契天之誠，無達天之識，欲吉凶之不爽，難矣。文王周公擬卦擬爻，凡稱吉凶，從無持兩可之見者。非無謂也。今於諸卦中所有利貞二字，率解曰利於正。此皆持兩可之見耳。

豈知利為卦德，貞亦卦德。原為兩義。今如此作解，與孔子異矣。西南東北，指日月而言，非泛引者也。孔子曰：仰以觀於天文，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日月者，天地之陰陽顯而可見者也。今但指人而言，謂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得朋猶可，喪朋之說何據乎？解得全無意義，全無道理，異矣。

西南東北，震艮兩象也。乾陽之交交於坤，故三男之一陽者，皆附坤而見。日月交光，震象必見於西南，艮象必見於東北。先天圖中，震艮夾純坤於北，一為陽始，一為陽終。因為坤體所隔，故能相形而見。此於坤卦象之，正得喪之所由分也。因陽氣之始

終全由用處見得。故借日月交光。遷轉變動。生明之西南。成魄之東北。而指出始之終之之象。要其所發明者。即大明終始之義。皆先天圖中。乾交於坤之妙也。因文王六十四卦。胥出先天一圖。故此後彖辭。遂多以往來內外言之。職是故耳。今謂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豈知朋即相資有助之謂乎。豈知得即得陽。喪即喪陽乎。未得之前為坤。所以復卦有天心之見。既喪之後亦為坤。所以剝卦有剝廬之象也。而本義異矣。喪朋而謂為有慶。此正坤德之安貞。无成代終而成吉者也。今日反之西南。則終有慶。豈不與得朋之句犯重乎。且所釋者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耳。豈嘗有西南字樣在。乃終有慶之上乎。豈又知

得朋之類為何類乎。此等道理。豈遂足以發明坤德。而謂為贊坤德者乎。與孔子異矣。

彖辭既曰應地無疆。有應之者。則兩物矣。可知地為坤象。而非即坤也。亦猶統天御天之說。則可知天非即乾也。蓋坤止有順義。原是生天生地之物。本不可以形求。今於大象。仍以高下相因釋之。異矣。

地勢坤。坤順也。此因地亦具有坤順之德。故借地象以象坤。而直以順義予地也。亦猶天本具有乾健之德。故即天象以言乾。而直以健義予天耳。君子句。亦是借君子以為象。必兼地與君子而為之象者。以周易為天人合一之書也。故孔子特置象字

於上。今直以坤爲地。君子爲君子。竟忘此爲坤卦之象。得不與孔子異乎。

用六則不用九。是六之所從來。用六則必用之於九。是六之所由往。蓋天地間。止有陰陽往復而已。九六者。陰陽之名也。六十四卦。無非九六之迭用。卽無非陰陽之往來。六而不用於九。則九無托足之地。而六亦終無効靈之日矣。九而不用於六。則六亦終無所得。而九亦終無効靈之地矣。今日用六而不用八。全指陰言。豈知八爲靜陰。本在無用之地。且與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之義異矣。夫大明固乾陽之象也。若非用之於九。何得有大終之說耶。

繫傳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伍者十五也。十五者九六之合。老陰老陽之交也。參伍則三其五矣。而又分之爲九六。則已非三五之舊。所由謂爲錯綜其數也。今言九。但知爲九。言六。但知爲六。而不察九六參伍之妙。豈知三百八十四爻。曾有一爻非九六之用乎。特九用則六退。六用則九退而已。乃顧添說七八。異於孔子矣。

乾之无首。及大明終始。便是說交坤。坤之得朋。便是說交乾。蓋乾之六爻。皆由坤而見。不然則健行不息者。安可定之以位。坤之六爻。皆因乾而有。不然則先迷无成者。安有含章括囊。美在其中之象。所以謂陰陽兩象。皆是循環的。所以謂乾坤兩體。索

成六十二卦。而為大父母也。今釋乾似不知有坤。釋坤似不知有乾。異矣。不知乾坤有相須之義。必相待而始見。不知六子之成。皆分乾坤以為體。則後面往來上下內外之說。安得不誤為卦變乎。

今謂後得主而有常。主下當有利字。以遷就坤陰主利之曲說。竟不詳求經旨。似欲改正孔子經文。夫經文未經秦火。安有錯誤。異之異矣。

順本坤德。言積之之勢甚順。則當慎之意。自在其中。比諸惡人初為惡事。此心不泯。當亦知有畏懼。迨積之既久。習以為常。故謂積為順也。今改為慎字。則埋沒順字之義。兼未省積字之義。

矣。然則順當作慎之說。非欲改正孔子經文乎。異矣。

黃裳元吉。四字四義。黃者中之德也。裳者中之位也。元者善之長也。此三字美坤之德。有此三妙。故占者吉也。故左傳止分三義釋之。裳非下也。據衣裳而論。則衣覆於外。而裳在其中矣。今但解為下飾。則與孔子黃中居體之旨異矣。

坤之一卦。全為臣道。五雖尊位。其在坤卦。孔子止以黃中釋之。今以為尊位。則與黃中之旨異矣。

元者善也。即保合太和。長善體仁。美利天下之美也。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正在此處。因坤與乾交。含宏光大。故能有此在中之美。今但連吉字。釋為大吉。則非聖人之心矣。與孔

子之釋元者異矣。

剛柔始交而難生。雜卦曰乾剛坤柔。屯卦二陽出於乾。四陰出於坤。此正用九用六之妙。而又當序卦之首。又當天一生水。打初萌動之機。故以為始交。今日以二體釋卦名義。夫二體皆男。何剛柔之可分乎。異矣。此皆由不明用九用六之說故也。

震坎二卦。各有剛柔。則皆屬乾坤之交。第上下兩體。皆二陰而一陽。是上下皆坤體。而乾陽用九。初來於坤體者也。因二陽為動用之爻。故以二陽為主。今日始交謂震。難生謂坎。但說震坎兩卦之合。非剛柔之交矣。與孔子異矣。

既曰剛柔始交。於序卦之首。用一始字。便知六十二卦皆交矣。六十二卦皆交。則六十二卦皆九六之用矣。周易之文簡而該。每舉端而三。而其委。故特用一始字。以該全部周易。今但知有本卦。夫震坎兩卦。有何始之可言乎。與孔子異矣。

需之九五。曰以中正也。迨於上六。則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豫之六二。曰以中正也。六三亦曰位不當也。古之周易。四聖各分為卷。只因孔子小象。需之九五。與上六相連。豫之六二。與六三相連。二五既為得中之爻。三上所由不當位也。今但認以陰居陰。以陽居陽為當位。固執一說以解周易。與孔子異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柔謂三之一陰。剛謂下二陽也。乾與三男為剛。卦主陽爻故也。坤與三女為柔。卦主陰爻故也。此柔履剛。即

謂兌柔在乾剛下也。履卽禮下於人之禮。作敬字看。屯卦剛柔始交。雜卦乾剛坤柔。陰陽剛柔之辨。原止論爻。亦已明甚。人之所履必在其下。爻中分論流行之氣。故以踐履爲義。彖象統論一卦之體。故以禮下爲義。上天下澤。卽禮下之義也。今於六三註中。則曰以此履乾。不知禮下之履。而以踐履爲履。今兌在乾下。是足反向上而爲履矣。夫履卦以乾爲人。而以在下之一陰爲足。與豫卦以坤爲人。而以在上之一陽爲簪同也。屯之乘馬。解之負且乘。凡言乘者。亦皆在下者也。豈人之足而顧有上履者乎。履帝位而不疚。方兼踐履而說道理。非謂下卦履上卦也。亦如復卦不遠之復。本指初爻。而爻爻皆得言復。故履卦爻爻

各具踐履之義。而必不可作以兌履乾。以上下之位。不可倒置。天澤分定故也。况卦辭與爻辭不同者。爻辭觀其氣之流行。在行動處說。故取踐履之義。卦辭統論一卦之體。在鎮定處說。故言上下之分。寧體也。而亦可倒置乎哉。今於彖但曰以二體釋卦名義。於爻辭則曰以此履乾。與孔子異矣。

履卦本有二義。有禮下之履。上天下澤是也。有踐履之履。履虎尾。履帝位是也。柔履剛。統論卦體。是以下承上。卽禮下之說。正是上天下澤之義。故下卽曰悅而應乎乾。言應而不言履。卽禮下之義也。此非謂在下之柔。而承順於剛乎。卦中之爻。在上者則乘下。在下者則承上。一定不移之例。原是如此。今但解作踐

履之履與上天下澤之旨異矣。

上天下澤而謂之為履。專重下之上承一邊。故下單曰定民志。而不及上天之義。如但認柔履剛。為踐履之義。則此履字又何說乎。異於孔子定民志之說矣。

武人為于大君。添一于字。非真謂為君也。只見得經文之事。非緯武所能象辭。以不足解之。正見得無此才具。不宜妄作耳。觀志剛二字。可知其不自諒矣。今引秦政項籍之事。解作為君。豈為字下用于字之旨乎。與孔子異矣。且易辭原極簡易。豈故添此煩文乎。

凡包皆外包乎內也。蒙之包蒙。二包初也。三四五又包二者也。姤之包魚。二包初也。三之包无魚。以先有包初之二。與初最親故也。泰之包荒。謂坤土有荒穢之象。言包之以荒穢也。否之包承。謂乾陽為下坤之所承奉。言包之於所承奉者也。因為荒穢之所包。若廣博無際者然也。故有得尚于中行之說。因為我承奉者之所包。若小人媚悅取容者然也。故有大人否亨之說。此皆自外而包乎內也。今於泰但曰包容。荒穢二字。竟無所指。於否曰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是包字承字俱指在下者說。與孔子異矣。

泰九二得尚于中行。尚上古通用。坎卦行有尚。皆是如此。今但曰則合乎中行之道。而置尚字於不論。竟使周易最簡潔文字。

每以一字寓無窮妙義者。而亦竟有閒文矣。與孔子異矣。豈知此句。惟一尚字最爲緊要。見得包我者在上。便有接引之義。所以有得尚中行之說。尚字不得其解。則全句之義皆非。全句之義既非。則全爻之義皆非。

凡卦爻之辭。皆必有一爻之主象。以下所有之辭。則或以人事。或以物理。皆所以釋此主象者也。如坤卦元亨利。牝馬之貞。此主象也。君子有攸往。十一字。則以人事釋此主象者也。西南得朋。十一字。則以天道釋此主象者也。此爻則包荒爲主象。以下之辭。皆釋包荒者也。故孔子小象。止取包荒。及得尚于中行一語。今將一爻之辭。說作幾種道理。亦異於孔子矣。

卦之稱名。由卦而定。如復之六爻皆言復。姤之六爻皆言遇。師之六爻皆言師。井鼎六爻皆言井鼎是也。泰之六爻自應皆具泰義。乃九三居泰卦之中。今日泰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夫適當泰卦之中。而便可以爲泰極乎。適當泰卦之中。而便可以爲否來乎。若然猶尚得爲泰卦乎。泰卦既兼有否卦之義。則否之一卦。不可廢乎。泰之九三如此。否之六三。不亦可曰否將極而泰欲來乎。否本與泰相反。何未聞以泰卦之義。說入否中乎。總由以乾爲義。以坤爲利之見。橫塞於中。遂將純坤一卦。概作不美者看去。豈知此爻在泰卦之中。正天地相接之際。正所以發能交之理。孔子所由謂爲天地際也。今以爲泰極否來。

亦異於孔子天地際也之義矣。

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皆因此爻在上下相接之間。皆是發无往不復之義。以明陰陽之流轉。原具有相資相得之義。泰交之義。正由此爻而出。孔子所由謂為天地際也。今將勿恤二句。看作反說之辭。與孔子異矣。

包羞云者。謂乾陽為坤陰之所承奉。而此爻緊與乾接。乾又在外面而包之。是因坤之承奉。而受彼之包容。豈不可羞。今日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害而未能。此小人者。謂三乎。亦謂四乎。如以小人指三。彼既懷傷害之心矣。抑豈知此心之可羞乎。如以小人而指四。四又實係陽爻。正本義所目為君子者也。

而又何處見其有傷害之志乎。與孔子異矣。

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皆是發乾坤相接之妙。今日泰已過中。又曰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亦異於孔子失實之旨矣。豈知陽神而陰形。陽虛而陰實乎。凡易中言財言食言畜言實。言有形體者。皆在陰爻。詳見約註。小畜之九五。及謙之六五兩爻。周易六十四卦。皆拆先天圖而有之。皆是說先天圖中道理。如此鄰字。謂在先天圖中。原屬鄰近之卦。今又得會為一卦。或變動而復會。比鄰之卦。然後得言鄰言遇。此爻之鄰。正謂坤艮之復會。巽乾之復會也。

帝乙歸妹。帝字由中爻之震象而出。乙字由坤象而出。與甲庚

同旨。今以帝乙指爲紂父。亦何處見得以祉元吉之妙乎。豈紂父亦具此美。而有可徵之事乎。與孔子中以行願之旨異矣。豫之卦辭曰利建侯行師。非有豫樂字樣也。孔子彖辭但曰順以動。非有豫樂字樣也。未說動。先說順。而中用以字拖下。便有豫先之義存焉。下文順以動。上重加一豫字。便是說豫其順也。觀不過不忒。俱說在時上。則豫先之義可知。今但說豫樂。亦異於孔子時義之旨矣。

由豫。豫之所由以得名者也。非象也。大有得。始爲此爻之主象。朋盍簪。又大有得之象。簪喻陽之健。謂大也。所合者髮之多。謂大有得也。謂豫卦之所由名。以大之有所得也。大謂四之一陽。有得謂上下五陰胥附之耳。豫與小畜相反。此三字亦卽小畜之義。猶之以一陰而畜五陽也。小畜之卦。旣因此象定爲卦名。豫之得名。却只說出大得之效。故於此爻補說大有得三字之象。而卽以爲所由成豫者。在此爻也。因以見此卦與小畜相似。而不克與小畜同名。此之故也。今但曰其占爲大有得。竟作占卜說。亦異於孔子矣。

大有得。由豫之實理也。勿疑朋盍簪。又大有得之象也。皆卦體自具之象也。但以坤卦括囊之說比之。其理自見。今且離了大有得。另說一種道理。豈知周公一爻之辭。皆是一箇道理乎。亦異於孔子志大行之說矣。

隨之一卦彖辭明曰隨時。周易未經秦火，原无訛字。自王肅以時字改爲之字，而後儒宗之，或以爲人隨己，或以爲己隨人，而隨時之義渺然矣。不知元有元時，亨有亨時，聖人隨之，則立身致行，應事接物，皆在其中。豈但相隨之說哉？孔子時中，正由此出。今改曰天下隨之，說作人之隨己，與孔子異矣。夫孔子固曰：隨時之義大矣，非曰隨人之義大也。君子貴自立，豈以隨人爲美乎？如其無可隨之人，又將何隨乎？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弗兼與也。此猶未見弗兼與爲舍下。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象曰：志舍下也。則舍二矣。蓋隨之爲言，以繫繫相隨爲義。因此卦象，兌爲陰終，震爲陽始，陰之旣終，而

陽隨以始。陰陽流轉中間實無斷絕，故名爲隨。爻之逐漸相承，流行不息，亦若是耳。未有隔爻而可爲相隨者也。亦如比卦以兩相親比爲比，而逐爻相比亦復如是。未有隔爻而可爲親比者也。亦如先天圖中相親之卦，或言鄰，或言遇，如隔一卦，卽不得言隣，言遇也。然前有所隨，則後必有所舍。故二則隨三而舍初，三陰故曰小子，初陽故曰丈夫。三則隨四而舍二，四陽故曰丈夫。二陰故曰小子也。若初之雖有所隨，而前無所舍，故直以爲出門交，便可識初隨之義。上之後無所隨，而僅安其位，故但以爲拘係之。又從維之也。係之爲義，若懸掛之說，亦必在上始得稱之。未有在下可稱爲係者。今隨至上已無上矣，故不言隨。

而言係言維。且陽大陰小。周易之通例。從未有倒易其說者。小畜之小。大得之大。亦可觀矣。今於六二之丈夫指初矣。於六三之小子亦謂指初。豈孔子於初之一爻。忽丈夫。忽小子乎。與孔子異矣。

孔子觀象之法。有乘承。有應與。有比與。有主爻。而總不能離時位二字。時者流行而不息。蓋出於乾。以神用而動也。位者一定而不移。蓋出於坤。以形成而靜也。既有位中之時。又有時中之位。以天地閒無非陰陽二者。相感相循而已。至其論爻。又必因卦而為之說。如隨比之專論乘承。比與。乾坤兩卦。專論相交。是也。今但執一法以衡之。如論當位。則止曰以陰居陰。以陽居陽。

而不別初中上下。論內外兩體。則止曰應不應。而不及乘承比與。不擇主爻。且不分別各爻之時位。與孔子異矣。

蠱剛上而柔下。剛謂艮之一陽。柔謂巽之一陰。此皆以乾坤為體卦。因而擇取動用之主爻。以為觀象之法也。今特設卦變。謂自賁來者。初上二下。則全說在內卦。而上之一位。乃反不得為上矣。自井來者。五上上下。則全說在上卦。而初之一爻。乃反不得為下矣。自既濟來者。兼之。此又說四爻之上下。而剛柔二字。原只指定兩爻。亦無四爻來往之例。及考卦變圖。其變之來也。率皆一卦而止。及至釋經。執圖中所變之法。不可相通。又復別取三卦以徵之。夫孔子之時。未聞有所謂卦變也。即其所取賁。

井既濟比之於蠱。絕無道理可相干涉。安用此無用之變。而推求此卦之來處耶。今如有人。絕不知有此三卦。不知有此來處。亦並不必有此卦變。其於蠱卦道理。仍自無損。若使古人先有卦變。而孔子失之。孔子之經。何以訓後。今讀孔子之經。解孔子之義。而不深究往來上下字面。因作絕無道理之卦變。以倣象形似。用以釋極精極微之周易。與孔子異矣。

先甲後甲。文王引之入經。先庚後庚。周公引之論爻。則是納甲之說。文周之前。固已有之。道理極深。與天運相契。所以孔子釋為天行。此豈術數家所能辨乎。皆由太古聖人。仰觀俯察。遠取物。近取身。知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因取日月交光之妙。畫成

先天一圖。夫圖之畫也。既由仰觀俯察而出。則日月交光。必與圖中之旨。兩不相背矣。文周卦爻。既開先天而有之。則發明先天圖。因有取於日月交光。顯然可見之迹。所由有庚甲之說也。夫庚甲者。日月交光。或多或少。或上或下。所見之位也。其妙在象之遷移。與卦象之陰陽。多寡。微盛相等。而不在位之一定。特因遷轉者。未易明言。姑指其一定者而紀之。政欲人詳求遷轉之妙。遂以為庚甲云耳。庚者庚方。甲者甲方也。總緣周易道理。廣大精微。無巨無細。悉已包括其中。迨於濟民之行。用之有驗。然後漸漸推求出時日支干道理。迨於易中卦爻。合諸時日支干。無往而不驗。然後推求出生克制化。此六壬太乙。旺相孤虛。

之所由起也。其見於越絕書。與吳越春秋。皆戰國術士所爲。文周以前。未之有也。然其道理淺陋。雖存納甲之名。絕不知天行爲何義。日月交光爲何象矣。今觀孔子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之說。非卽日月交光遷轉變動而言。何以謂爲天之行乎。此與損益盈虛有時相似。據甲而論。則謂陰終陰始。陰終甲之前。陰始甲之後也。據兩體而論。則謂陽終陽始。陽終艮陰始巽也。如據日月交光而論。則又謂陽終陽始。蓋陰終則必爲陽始。陰始則必爲陽終也。以陰陽之迭運。其始其終。悉屬天行故也。夫日月卽陰陽也。若非發明日月交光陰陽始終之義。何得有天行之說。不本天行二字以釋庚甲。爲得旨者哉。今以自辛丁寧

之義釋之。旣不詳極精深之納甲。而仍取無意義之天干作字義解說。與始終二字。及天行之說。有何干涉。豈知伏羲仰觀天象。畫出先天一圖。止有畫圖之道理。其時並無一字。可以義寓也。豈知庚甲原無深意。止是日月交光所經歷之位。欲人觀象見天運流行。便與先天圖中乾坤六子相似。故以爲天行也。豈知三日之說。非指丁辛。止是前三後三之爻數耳。此其異於孔子者也。

觀我生。觀其生。謂陰爲陽之所生。故五上二爻其辭畧。謂當觀民以自考也。今日仰而觀之。又曰爲下所觀。失象辭觀民之旨。與孔子異矣。果爲民之所觀。則孔子象辭。便當曰民觀矣。

凡陽皆動而陰皆靜。陽無形而陰有形。文王之卦象。周公之爻象。未有不如此者。今日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則是以陽爲其中所間隔之物。而竟置三陰於不論矣。夫上下兩陽皆陽。而獨謂中陽作梗。何也。如此看來。將謂兩頤爲齧物之具乎。不知陽德善動。今在頤中。故象齧。陰形有質。故象物。陽又以神用而無間不入者也。今陰爻分居上下兩卦。而善動之陽入而渾合其中。故以爲噬而噓。今以陰爲虛。以陽爲間。吾不知所間又何物之間也。與孔子異矣。至謂柔得中而上行。是定上卦動用之主爻耳。今謂自益來。已詳辨於前。

碩果不食。卽上九之義也。果在上者也。碩大也。卽謂陽也。不食者。謂艮上之一陽猶存。卽剝而未盡之義也。今以剝而復生言之。則是在下而非在上者矣。夫孔子小象。固未有復生之說也。異矣。

君子得輿。謂坤體在下。據上陽之視陰而言。小人剝廬。據坤之視艮。從上九旣變而言。孔子小象。原自明晰。今日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不復碩果得輿之象矣。是亦以上九之陽作小人看也。安有是理。且碩果不食。爻之主象也。得輿剝廬。又碩果句中之象。今以之釋剝廬一句。則未知爻象之與主象。雖同爲一義。而却不可混矣。異矣。

復卦朋來无咎。卽坤卦得朋之旨。全言卦義。非言人事。彖辭動

而以順行。本剛反來。下曰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則是此二句。全說復亨剛反之理。今日其占爲已之出入。旣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全是言占。全無卦義。亦異於孔子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彖辭明曰天行。非有人事之可言也。今日其占又爲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但止說在占上。全與天行無涉。亦異於孔子矣。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聖人立卦之法。下三爻爲內。上三爻爲外。此萬不可動移者也。從未有以下三爻爲外者。本義曰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是以二爲外。與孔子異矣。豈知六子皆具乾坤之體。故乾坤爲大父母。以乾爲體而坤來交之。

則坤爲外矣。以坤爲體而乾來交之。則乾爲外矣。不明體卦。則不解乾坤二用。因不解內外往來。何以釋經。宜乎卦變之誤。紛紛而不已也。

大過之三四皆棟。而橈隆分焉。因棟爲在上之物。必下之藉者有力。始可以固。故四有白茅之藉爲應。則以爲隆。而小象亦以不橈乎下。若三之應者在上。與棟何益。故曰不可有輔。今於九三曰以剛居剛。不勝其重。與輔字何涉。於九四曰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乎柔矣。是直與不橈乎下相反矣。異矣。且白茅之藉。豈不爲四陽在上而云然乎。况九四爲正應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此皆言習坎之德。非指人言也。彖曰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是有孚之實義。據水而言之。非言人也。以剛中也。是心亨之實義。據坎之中陽而言之。非言人也。今日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全說人事。與孔子異矣。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本二字為句。觀小象樽酒簋贰為句。包用缶二字於中。此小象之通例也。今謂樽酒簋句。贰用缶句。是將下句之貳字。截附上句之末。孔子經文。從無如是文法。且樽酒六字皆約象也。故下遂承之曰納約。今以副貳為義。業已有所益矣。猶得謂之約乎。與孔子異矣。

潰堤之象也。見得水之為性。但有絲路可通。而漸擴漸大。卒成巨穴不難。因此爻在兩坎之間。故所言皆坎中至理。况又當甫離下坎。方至上坎之爻。以三四論。是兩坎之際也。以四五論。是剛柔之際也。際也者。遇而合也。兩坎而至於相際。其中必有相通之故。水德中剛。實具有能通之才。以能通之才。居兩坎之際。而卒至相通。其所以能然者。原不必始初遽能通也。亦不必能通之借資大也。但得些子罅隙。而亦可矣。所以周公有納約之象。所以孔子即曰剛柔際也。剛柔而至於相際。則能通者矣。水而至於剛柔相際。則亦不煩餘力。而知其兩水之必合矣。樽酒簋贰用缶。皆兩人相際相合之具。約而能通之象也。以人情之

相通。原不待禮樂之極盛。象兩水之相際。原不必穴之本巨也。今日但用薄禮。益以誠心。與剛柔二字何涉。且亦未明乎際字之義矣。與孔子異矣。

男季堂重校

孫璘正字

周易函書別集卷五

周易函書別集卷六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易解辨異三

下經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是辭之全吉者也。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雖薄亦无害也。可見損非傷損之損。乃簡損之損矣。今日剝民奉上。則勞民傷財矣。何得尚有薄亦無害之象哉。與經文異矣。象曰。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此當在萬不得已之時。為此變通權宜之術。而姑薄取之耳。詳見約註。

益卦初六。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是全吉之辭也。易之爻辭。凶則凶。吉則吉。若持兩可之見。何云因貳以濟民行。今於爻中利貞。每曰必利於正。若其不正。將不利矣。今於元吉无咎之辭。亦曰必元吉。然後得无咎。夫元吉為何景象乎。元吉矣。猶慮其有咎乎。其作如此解說。不過因下不厚事一語耳。然却未詳益卦得名從何處來。其曰下本不當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是將下字指震初看。而未知下字原指坤初。是說未成益卦之先也。應震之初陽。本自上乾來益于初。故以下字說坤初之陰。見其先之無能為。方顯得震初陽剛有為。所以有下不厚事之說。今將元吉說作戒辭。又以下不厚事說在震上。與孔子異矣。凡

易中除乾坤二卦之外。有以元字言之者。皆在陽爻。屯之初五。隨之初陽。皆是也。如陰爻主事之卦。斷不稱元。可知聖人定辭之妙。

損卦之六五。亦指上九成卦之主。說益之六二。亦曰或益之。謂既有正應。而忽得諸意外也。蓋益之得名。實由初陽自乾而來。而此爻比而承之。因此與五本為正應。又忽得所比之益。故以為或益之。王謂五指正應也。用之為言。謂守正順承而有應也。帝也者。震之初陽為卦主者也。今既順以應五。而又得初陽之益。若王用之以通於帝者然也。此一句。又或益之三句之象也。今謂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則未知孔子帝出乎震之說矣。且

此爻言占亦止稱得一吉字。何嘗有卜郊之說。與孔子異矣。益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蓋因震初為益之主爻。而震之一陽實由此爻遷之而下。震陽所以遷而下者。又由坤陰遷居此爻而始。則是震陽之能遷。儼若坤陰告之。而震陽遂爾不違者然也。是坤初之得行於中。以其告公而從也。震為帝出之陽爻。故遂以公稱之。若陰爻則常稱后矣。坤為國邑。坤在初為坤遷而中行。仍然為坤。若由國遷國者然也。故曰為依遷國。陰以得陽為幸。所遷之陰實近九五之陽。故曰依。此皆因卦中主象。一上一下而係之辭。與損卦之三人行一人行之說相類。孔子小象曰。以益志也。見得此陰雖為上卦。而動作有為。歸于陽。

爻。故周公爻辭全以震初為主。益志之說。若其心出於陰爻者。然也。本義以中行為戒辭。以公字指九五。以遷國為遷國之吉占。說得全無爻義。非孔子益志之旨矣。異矣。

夬卦九三。壯子頌有凶。言應陰之象也。君子夬夬。言陽剛之德本無私曲也。此上為爻之主象。獨行六字。又所以象壯頌應陰之凶也。有愠則惕厲之義。无咎亦乾三之本德。又所以象君子夬夬者也。故孔子不釋壯頌及獨行六字。而但曰君子夬夬。終无咎者。以乾陽正大。必不終為陰應。故止從乾三之本德釋之。又因无咎即本有愠而來。有愠則必夬。而不應可知。故但蒙夬夬之文。而遂以為无咎也。今以有愠為君子所愠。則未達小象。

之意矣。與孔子異矣。慍者胸中自含之怒意也。故下遂以无咎承之。凡人之行而有失者為過。自人責之為尤。自心覺之為咎。故欲解文周之辭。則孔子之象象。皆不可不察也。

大壯觸藩之羊。兌在上。故既象羊。又象觸。五在羊上。則曰喪矣。上在其後。則曰退遂。是觸而太過者也。夬四之羊亦在前。而四與之合體。故亦曰牽。與觸字同義。蓋相粘著。不相離異之象也。今日不與眾陽競進。而安處其後。夫下卦乾也。非兌也。何得象以羊乎。且卦以夬陰為義。爻爻皆與上陰有相通道理。乃顧以牽乾為牽羊。異矣。

萃象用大牲。利攸往。與天命何涉。而乃說出順天命者。蓋萃卦全在性情凝聚流通。說此心同此理同之道。而事神感人。莫不如是。夫至誠感格。必在无欲无妄之初。故既說天命。而又以為順也。此即中庸率性之說。上由天命出來者也。故下文遂說出情字。情者性之發也。天地萬物。至散而難萃。而賦性之始。皆出於保合太和之利貞。性情在人。雖若甚狹。而帥以為性。塞以為體。莫不與天地萬物相同。故於萃卦中。遂說出大同而至公之理。蓋周易本言性之書故也。如將天命解作時命。則下面情字。豈非無根。且用大牲。本承假廟來。利攸往。承見大人來。今日大牲必聚而後有。則可以有所往。是將二句合為一句。識者細心觀之。成何道理。亦異於孔子順天命及見情之說矣。

萃四大吉无咎。非戒辭也。與衆順者相比。悅以受之。不勞心力。故大吉。悅體而衆順。則此心自然无咎。而人必無有咎之者矣。然既已大吉。而猶必曰无咎者。以此爲多懼之地。而九陽居之本宜有咎。故既釋以大吉。而猶必以无咎言之。因位之不當故也。今但認作戒辭異矣。

凡爻中之辭。所言吉凶。皆本爻之德。一定而不易者也。先儒於貞吉等類。多云不貞則不吉。非易旨矣。如此等爻。可云不貞則不吉。然隨之九四說貞凶。亦可云不貞則不凶乎。如萃之九四曰大吉无咎。并无他象。此止言本爻之德。既是大吉。又无咎也。今日必大吉然後无咎。是以大吉看作有工夫字面。吾不知大

吉又爲何等工夫也。凡人占得易爻。幸而大吉。已無餘事矣。豈可以吉字作善字解乎。夫吉者善之徵也。善則所以致吉者也。既據本爻而稱爲大吉。自應確不可易。只因其下有无咎二字。故小象以不當位明之。豈以大吉爲不當位乎。今但作大善之說。異矣。

升四王用亨于岐山。亨通也。周易未經秦火。非有訛誤。聖人之經。烏可輕改。此爻言用言亨。而獨不言升。以凡能升者皆在下者也。下則有可升之地。業已上矣。而又何升乎。上卦三爻皆受升者。也在下故言升。受升故不言升。此居順初。與下巽相接。而上承六五。若人臣上奉君而下求賢者然也。奉君以求。則非已

之自用而王用之矣。岐山者與下巽互兌而伏艮山。又因上陰兩開有兩岐之象。此在順初而受伏山之賢。故曰亨。如但作登祭于山。與升卦之義有何干涉異矣。

困之卦辭。亨貞二字。皆一字一義。自乾之四德而外。凡見于諸卦中者。莫不皆然。今以亨字連困字釋之。謂身雖困而道則亨。夫困有塞義。亨有通義。此相反而必不可合一者也。身之困矣。道安得亨乎。既亨矣。安得謂為困乎。古今聖賢。止奉此一道耳。道亨矣。而猶謂為困乎。聖賢之身與道為體。道之既亨。而猶謂身為困。是名利之徒耳。不私且隘乎。且其下。又以貞字連亨字釋之。謂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則又全以人事言之。夫卦之

有辭。皆所以明卦德者也。不知困之言亨。是言困而求亨之事。是從陰陽反對。循環變易中說道理。猶睽本乖離之卦。而彖辭言同言通者然也。皆指後來者說。今觀孔子彖辭。既以亨字絕句。而亨字之上。先說不失其所四字。不失其所。便指剛中說。蓋謂如此。然後得亨。不如此。則不得亨也。其下曰。唯君子乎。便可知困而求亨之難矣。下又曰。貞大人吉。貞字一句。下文之中是也。大人吉一句。下文之剛是也。故總承之曰。以剛中也。今將困亨貞合而釋之。與孔子異矣。

凡卦辭。皆言卦德者也。井之卦辭。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言卦德也。往來井井。言其利養不窮。正无喪无得之妙也。汔至以下。

則以有喪者歸諸人功。亦以見井之无喪无得也。而今日其占爲事仍舊。無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說得與井德无干。與孔子彖辭異矣。

井彖。據古本。異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郭京易舉正。改邑不改井下。有。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八字。而本義則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義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或亦古者相傳之本。原有不同。第以孔子六十四卦彖傳按之。凡彖之解釋卦辭。未有一卦輕置卦辭而不釋者也。且井卦之德。全在此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豈有彖辭可以輕去者乎。亦異於孔子彖傳之例矣。今按古

本而考正之

得朋喪朋之說。始于坤。而井言之者。井固坎巽合卦也。後天之坎。居先天之坤位。後天之坤。又居先天之巽位。穿地可以得井。此之故也。因先後天之坎巽。俱轉換于坤。故坤言得喪。而坎巽合井。亦言得喪也。今但以爲占。與孔子異矣。

井四无咎。小象明曰修井。則是蓄泉以待用也。本義以雖无及物之功。而能自治爲无咎。與孔子異矣。

漸之九三象辭。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此與坤之失道。本是一義。皆自失陽起見。故孔子之坤象。反失道而言。則以爲得常。得常卽得道之義。今漸之九三本爲陽。以中爻論。則爲二陰所得而

成坎坎男也。今坎男變而為坤。失此陽爻。故有離醜不得之說。以上卦合巽成離而論。巽離女也。陰以得陽為得道。今陰爻化去。不成大腹之離。是陰不得陽。失其常道。故以為失道。今但曰其占為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而離醜失道。并不詳察。與孔子異矣。

帝乙歸妹。坤納乙。指坤言也。帝謂五也。妹為坤初。下配而為兌也。泰之帝乙歸妹。明坤五下交於乾二也。此則明坤三之來于兌。而稱妹云者。變兌少女。本由坤而分出。又在五下。故稱妹也。坤主中爻。而今居五位。故以為帝乙歸之袂。手衣。禮容之外布。而下垂者也。人身處中。而四肢外布。手又下垂。據坤而論。則中

具而外缺。兌主在外。而四布。若銜之者然。故為君袂。不如娣袂也。變兌少女。故稱妹。乾為衣。又為美。上卦得一乾于下。下卦得二乾于下。故既象下垂之袖。而少者遂不美於多者矣。今但以為居尊下應。尚德不貴飾。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竟作如此人事說。非爻象矣。至月幾望句。始言與二相應。又止曰女德之盛。與孔子以貴行之義異矣。豈知歸妹之與袂。是坤四之行。非坤五之行也。至其交二。始為坤五之事。故曰以貴行也。詳具約註本爻。

旅小亨。小字指五陰。非謂小事也。故孔子曰旅之時義大也。今以小為小事。與孔子異矣。

旅大象。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離也。慎止也。不留則明止相合之妙也。今但曰慎刑如山。不留爲止。遺却明字之象。與孔子異矣。

六二得童僕貞。九三喪童僕貞厲。凡元亨利貞四字。見於卦中。皆自爲一句。二之貞者中也。以陰居陰也。故小象曰終无尤也。三之貞。以陽居陽也。厲則乾三之位然也。喪失也。卽坤卦得朋喪朋之義也。得三之陽附於二之陰。喪謂陽之化而陰也。今以貞字連童僕讀。埋却貞字實義。與孔子元亨利貞。釋爲四德者異矣。

旅九四。本義謂以陽居陰。處下之上。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又謂上无陽剛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然則有陽剛之與者皆吉。陰柔之應皆不美者乎。不知得字本於坤卦。與坤卦得喪之旨異矣。

巽之初四。兩陰爲主。故卦辭曰小亨。下文利往利見。皆小之亨也。彖辭中。剛巽乎中正。言剛之不逆于陰。柔皆順乎剛。言初四之志得行。正亨字之義。所謂剛者。卽卦辭之大人也。柔皆順之。卽利見也。故下全舉卦辭。卽用是二字貫之。今將剛巽二字。說作兩義。竟是巽之一卦。主剛而不主柔。不唯與小亨之說相悖。與孔子全舉卦辭之旨異矣。與諸卦彖辭。多說往來上下。必先審定主爻之旨異矣。

巽无初有終。初終卽始終。先天圖陰陽相循而相伏相勝。皆涵於始終二字之中。陽有而陰無。陽明而陰晦。周易之通例也。此卦先陰後陽。所以著无初有終之象。又因九五原是陽爻。因言初陰伏下之陽。原是无的。所以謂爲无初。故孔子雜卦便以爲巽伏也。謂一陽之震。伏于坤下。由坤而來。故以爲初之无。然由震而兌而乾。一陽二陽三陽。故以爲終之有。蓋此卦之有无。與蠱卦有字不同。蠱卦止是有无之有。此有无則當明晦二字看。蓋陰之暗昧。非目可覩。故不可以言有。若陽之升也。煥然而明。故可言有。陽之反也。闐然而寂。故可言无。是則初之无。謂陰盛揜陽。乃庚象未見以前之事。終之有。謂陰盡陽全。乃庚象既見

以後之事。所以有先庚後庚之說。其以三日言之者。時有三候。位有三等之旨也。蓋周易賤陰而貴陽。故於陰陽之始終。每每慎重言之。今乃曰有悔是无初。悔亡是有終。學者細思。成何道理。且爻中但曰貞吉悔亡。并无有悔之說。乃忽添出有悔二字。與孔子異矣。

周易所言道理。非天地生人生物之理。卽聖人參贊位育之理。雖有極鄙極褻之象。而極精極深之義存焉。時不越乎三候。位不越乎三等。故卦立三爻。今日三日。卽三爻三位三等之義也。顧乃以先庚三日爲丁。後庚三日爲癸。又止以丁寧揆度之說。解卦中所無之義。豈知甲庚已乙。文周取之皆有深旨。若丁癸

與辛。則爻之所無。何待解說。况不切當乎。且周公爻辭。明曰貞吉。孔子小象。明曰位中正也。豈有貞吉而中正者。猶待於丁寧。猶待於揆度乎。與孔子中正之說異矣。

上繫首章。從天地乾坤說起。是易卦之本原。初未說到立卦成爻之事。所云八卦相盪。與剛柔相摩。同類。是天地自然之八卦。卽指下文雷霆風雨言也。蓋此節全說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時事故其下文。方說到成男成女。今竟指爲易卦之變化。因謂兩摩而四。四摩而八。八盪而爲六十四之說。全不念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皆是說網緼時。相摩相盪之妙。皆天地自然之摩盪。與孔子異矣。及至第二章。設卦觀象。說出剛柔相推。此

方是卦中之摩盪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知字卽陽之明也。卽知識之知。下曰易知簡能。正是知能各效之事。今但作主字解說。與孔子異矣。有親有功。二有字。與中庸有容有敬相似。是說性中所具。乾坤之德。其知能足以如此而已。非真有親近之可見。有功之可言也。觀下文成位其中。猶說易簡理得。則上文全說性中之能可知矣。今日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與之協力者多。故有功。全說向感應事爲一邊。與孔子全說性量者異矣。且以有功說出協力者多。尤屬未妥。無論不睹不聞。非人所能協力。然則聖人參贊位育。猶有待于協力者而後能乎。異矣。

二章觀象繫辭。此象字謂三畫卦中之象。卽純奇純耦。中滿上缺之類也。觀下文所說剛柔相推可知。今日象似之象。與孔子設卦觀象之說異矣。蓋此猶是設卦時事。非繫辭之後。卽其相似者發揮道理也。

天地間所生之物。皆陰陽摩盪而生。而陰之與陽。則太極之發舒者也。三極之道。全屬動用邊。說在陰陽旣形之後。故可分而爲三。若論源頭。均出敦化之太極。原未有兩太極也。今日三極各一太極。是太極竟有三箇。而天地與人。竟不得同源而論矣。與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說異矣。緣其錯誤之故。皆由認道字在源頭一邊。子思不云乎。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夫和則

旣發以後之事也。下文說到化育正在作用一邊。正是道中之事。故此處旣分三極。便說出道字。可知三極。便是剛柔摩盪以後之事。而猶謂之爲極者。是極至之理。非太極之極也。卽以極爲太極之極。亦是三者同出一太極。豈可曰三者各有一太極乎。

五章易有大本。有大用。太極本也。陰陽以後皆用也。太極元也。陰陽以後。皆亨而利貞者也。陰陽者。太極之動。元之亨也。其在乾象。則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者。乃其象也。而陰陽之運。更微乎其微。非視可觀。非耳可聽。故能入天下之有形無形而生育之。而變化之。而卒不可得而執也。故可見可聞之處。有可見可聞

之陰陽而不可見不可聞之中亦遂有不可見不可聞之陰陽如昏明晝夜高下尊卑之類總未有能外者也紫陽與陸子所辨直以陰陽爲形器矣夫陰陽而爲形器苟無形器將遂無陰陽乎其在本義又以陰陽爲氣夫寒暑晝夜可以氣言矣彼高下尊卑小大隱顯非氣所攝將遂無陰陽乎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便是以陰陽爲形上之事緣此陰陽方由太極初亨而出尚未到化生人物之時安得有形器之可言又其功用至于涵天下之大凡屬有形無形皆此陰陽變化所成是其體原立於無聲無臭之中而其用悉周於有象有形之後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今日陰陽爲形器與孔子形

上之說異矣氣字之說雖屬近理然陰陽之妙有理存焉實非一氣之所可盡也。

道也者充周之大用也然四書六經所言之道未有不說在大用一邊者今觀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是既發之後方始爲道也又曰造端夫婦察乎天地夫造之察之皆大用之流行也又曰君子之道費夫費則其用也又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夫行登則其用也又曰發育峻極非用乎大學曰明德新民明與新非用乎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貫非用乎忠之與恕非用乎聖賢之經從未有將道之一字說做陰陽之所以然者今日陰陽之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是明說

理爲氣本。將道字看作陰陽之所以然。宜其見屈於陸子也。豈知太極之中。原不可以言說。原非理之可求。逮於陰陽既形。乃始有道。若無陰陽。則化原既絕。道於何有乎。亦異於孔子矣。五章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夫文周之易。孔子之傳。及先儒之訓。從未有以道爲陰者。夫陰陽二字。當形上之時。太極初亨之際。本相須并用。而分析不開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使陰陽可以分開。則無變化。無生育。安有人物哉。其以道爲具於陰者。是周子以太極爲靜之見也。豈知太極雖立體於無。而其出不窮。綿綿不息。必不可以獨靜言也。故義文周孔四大聖人。總不能於太極之內。更置一辭者。職是故也。且既有

陰陽之可名。已在太極既亨之後。猶既有動靜之可分。已非太極渾淪活潑之本體。故周子雖欲言之。亦未能於太極增一辭也。今日道具乎陰而行乎陽。是一道也。而又自爲本末矣。又曰繼言其發也。豈知繼之爲言。正在各正之時。是天賦人受。相續不絕之微旨。其上有乾元之亨。乾道之變化在焉。不可謂人之所受。由道之具於其先。然後發出來也。况又以善爲陽之事。是仍陽善陰惡之說。夫周易之陽爻。其不當位而不善者。蓋亦多矣。與孔子異矣。

繼之者善。卽天命之謂成之者性。卽率性之謂俱。本上道字說來。是乾元既亨之大用也。今以善爲陽之事。以性爲陰之事。分

陰陽而言之。則是性中竟無善矣。不知元善之長。又何以稱也。知非孔子合陰與陽以明道之旨矣。異矣。

上文以道爲具於陰。下又以性爲陰之事。不過是陽動陰靜之說。以成而定靜者爲陰。以動用有作者爲陽耳。不知陰陽自太極既亨以後。無論在人之與在物。必不可分。所以孔子指爲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合一不分之語。言其相資不悖者也。若使偏陰偏陽。則變化生育之理。杳然以息。安復有所謂道哉。故指性道爲陰。指善爲陽。是皆未明孔子一陰一陽合言之義也。異矣。此章首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說陰陽迭運相資合德。而道之大用行焉。繼之者道之繼也。成之者道之成也。仁智此道也。

顯藏此道也。德業亦此道也。皆陰陽合一不分之大用也。今又曰仁陽知陰。亦異於孔子矣。夫仁智皆性之德也。前旣以陽爲善矣。豈曰仁善而智不善乎。

凡傳中所云易字。皆指易理而言。非謂易書之易。與易理之易有二也。卽閒有指文周所作之易書而爲言者。亦是分論書中之理。書而無理。安用此書乎。今日理之與書皆然。則分理與書爲二矣。書而無理。不爲悖理之書乎。亦異於孔子矣。

生生之謂易。亦非謂陰生陽。陽生陰也。只是生生相繼。若祖孫父子相衍而不窮者然也。如使陰陽各居。必無化育。尚無生之可言。安有所謂生生者乎。蓋天地之理。必能變易。乃始不窮。如

人之有少有壯有老。此人之變易也。人之有祖有父有子有孫。此代之變易也。卽如陰陽非有二也。乃從而加之。則爲四象矣。又從而加之。則爲八卦矣。又從而加之。則爲六十四卦矣。夫四象兩儀之所生也。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則兩儀之生生者也。然每次所加。不過此一陰一陽。乃易而爲四象。易而爲八卦。易而爲重儀重象重卦。絕無有與兩儀未加之先。渾而相同者。此所由以變易之理。歸諸一陰一陽之生。而前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後又曰生生之謂易也。今日陰生陽。陽生陰。陰陽不交。安能有易。亦異於孔子矣。

仁智性中之四德也。仁元而智貞。仁敦於內。而智周於事者也。故仁智可以分言。而陰陽則必不可以分貼。夫仁智皆道也。今謂仁陽而智陰。已非道字之義。又以顯仁之仁。指爲造化之功。德之發也。是竟將仁字。說向事爲一邊去了。與孔子元爲善長。體仁長人之說異矣。豈知顯仁藏用。止是說內外流通。顯與用說在外一邊。仁與藏說在內一邊。顯諸仁者。謂外面之著見。皆大本之發舒也。藏諸用者。謂裏面之蘊蓄。卽大化之潛匿也。不執確不可易之理以解經。恐非孔子之經旨矣。異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是推本知禮之原。以發天人合一之妙。今日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添出一猶字。便將天地與人說作兩樣。遺了效法二字。與孔子易簡理得。繼

善成性之旨異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以爲返一不用。以象太極。夫有形有象之事。可以象求。太極有何形象。而可以象求乎。孔子本文。業有象二象四之說。何獨於象太極而遺之。不知此節全說揲著之用。既已有著則有象。既云五十則有數。既云其用則非渾然在中之時。安得尚有太極之說。故此節全從用處說道理。如象二象四象閏。皆用邊之事也。其從象二說起者。太極無形可窺。其既亨之大用。率由兩儀始也。伏羲之圖。從東西兩儀畫起。兩儀之所由始。不可畫也。文王之卦。從乾坤二用起。乾坤之所由來。不可言也。周公之爻。從九六之初起。初爻之所從。

出不可言也。孔子之釋元也。但指爲萬物所資以始者於此。而元之爲元。不可言也。太極何形。而可以象求乎。異矣。

十章首曰。有聖人之道四。末又結曰。有聖人之道四。則至精至變至神三節。不是專說著卦可知。故每節結云。非至精至變至神。莫與於此。此字指本節之上文。至精至變至神。卽指聖人。猶云。非聖人莫與於此也。今但專指著卦。與孔子有聖人之道異矣。

上章知變化之道二句。本顯道神德行來。全指著策而言。謂四營十有八變。其中變化。實有不測之妙。非人臆計可窺。故曰。知變化之道。必知神之所爲。見變化之難知也。此章前曰。有聖人。

之道。後曰有聖人之道。故雖言易。便不宜忘了聖人。今於尚辭尚變四句之下。仍曰四者皆變化之道。皆神之所為。則是全言著策了。則是以知變化之道二句。為此章章首之語。錯簡于前章之下。竟忘此章一起一結。皆云聖人之道矣。與孔子所分之章句異矣。

十一章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神本圓神之神來。知本方知之知來。向來先儒之說。皆謂往為已往。來為方來。盡將知來作前知說。不知來之為言。指所從來之地。卽卦爻之所由以成知為大明之著見。乾見天則復見天心。卽此知也。此句是方撰著時事。尚無定著。故上文以為圓神。往謂卦爻已定。由此而往。藏謂後

此之吉凶得失。悔吝憂虞。尚未形見者。悉藏其中。此句在卦體已成時說。因後此之行止動靜。悉不能違。故此以為藏。而上文以為方知。是卽以所藏者而知之也。孔子之象。多言往來。凡來皆說方成未成之時。凡往皆說已成之後。顧違先聖之旨。將往來顛倒說去。又且說作卦變。與孔子異矣。

太極之說。是孔子於兩儀四象之前。推求來歷。知其不可名言。不可思議。故以太極二字贊之。太者尊上之稱。極者無以復加之謂。尊上而無以復加。固非圖之所可畫者。亦非孔子說此二字。便作此圖也。孔子而有此圖。則先儒之傳授。當亦有遞相授受者矣。不知太極二字。止如孔子之釋乾。無可稱說。特以大哉

二字贊之。下文曰萬物資始。不過元之真妙處。不可名言。爰以亨而利貞之後。所生之萬物。仰而上遡之。以爲資其始於此耳。此後唯子思之說中。其文法類此。蓋中之虛涵。難可名言。不得已從已發之後。既有喜怒之可名矣。因而上遡之。以爲此其未發者耳。太極而可圖也。將中亦可圖乎。周子立爲無極圖。其上。一圈。則太極之位也。其下陰陽分列。則兩儀之位也。其下五行分布。則四象之位。其下兩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及化生萬物。乃三男三女。雷風山澤之定分。則八卦也。至其通書說無極而太極。竟說出兩箇極來。無極而謂極。太極而猶得謂之極乎。先儒主張太極圖說。以爲確不可易。恐翼易之孔子。不應秘而不

言。亦異於孔子稱太稱極。有贊無圖之旨矣。

古傳太極圖。爲陰陽兩形。自煦而論。業有陰陽兩象。則兩儀之事矣。止以糾繆迴旋象。太極中網緼渾淪之妙。此亦因太極不可圖畫。故以太極所生之陰陽兩象。從而圖之。亦如乾元。便說所生之萬物。子思之未發。便說已發之喜怒哀樂耳。故其道理猶可意會。然已不若河洛二圖。及先天四圖之妙也。煦以河洛二圖。及先天四圖。合而爲一。共成一圖。名曰循環太極圖。虛其中。以存太極之真。仍以陰陽兩象。布之於外。其陰陽之生而盛而終也。各有其位。其陰陽之初微中盛而末衰也。又各得其理。其由陰陽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又各得其分。故可從而

三分論之。又可從而六分論之。庶於孔子之說。有可相符者矣。乃後儒執太極以爲圖。亦異於孔子有贊無圖之旨矣。

太極在萬物未生之先。性命未正之始。乾元未亨之際。安有理之可言。故周子以無極解之。孔子之在易中。亦有言理者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也。窮理者下學之事。盡性至命。則上達矣。夫性命之上。有何理之可言。今日太極者理也。與孔子異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在十一章注云。此聖人作易之所由。此說甚當。蓋孔子既以洛書句。說在周易中。下又云聖人作之。則河圖洛書。均爲作易之具可知。下又云河圖洛書。詳見啟蒙及觀啟蒙。又引向歆孔安國之說。以爲大禹時神龜負書出於

洛。大禹敘之。而作範。夫洛書果出於禹時。孔子顧兼圖書二者。說入周易。非孔子之誤乎。且先儒以爲作範之具。而孔子以爲作易之具。不尤誤乎。夫孔子既在諸儒之前。又處詩書大備之日。其必有所考據明矣。顧今以爲作範之具。則是孔子錯簡入周易者也。與孔子異矣。

形而上。形而下。或問朱子曰。上下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當。若以有形無形言之。則物與理相間斷矣。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如有天地。便有太極之理在裏面。如人有此身體。就有五性之理在此身體之中。所以孔子分形上形下。不離形字也。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此段解說。只是形下之

器便有形上之道寓於其中。所以形上之道亦說形字。謂有所附麗而見耳。是道器兩不相離之說。其言未嘗不是。然細檢點將來。止說得形而下者一句耳。其於形上之道仍未之有解也。孔子明將兩句並列。曰此則謂爲道。彼則謂爲器也。今謂器中有道可也。謂道卽爲器。則萬不可也。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卽一陰一陽爲道之說。陰陽生於太極。有形有器之物。又生於陰陽。太極立於形器之先。其不可以形求。不可以象覩。斷然矣。萬物生於化醇構精之後。其必各成一形。各成一象。又斷然矣。第太極之生物。非自生也。物之受生於太極。非直由太極生也。其間自無而有。自隱而顯。斡旋太極之能。發揮太極之用。實有將形

而尚未有形之一候。而太極之大用。遂能兼綜有形無形。而無乎不至。此陰陽之爲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因其在將欲有形之際。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也。若使其體已定。其象已定。則形而下者謂之器矣。周易爲聖人傳道之書。凡有形有象之器。與有形有象之卦。俱要推求到無形無象之時。所以能然之故。此聖人傳心之祕旨也。今日器亦道道亦器。縱能使形下之器說得固有著落。然亦止合說道器而形上之道。則未知落處矣。與孔子分說道器之旨異矣。其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此其謬誤則尤甚矣。今將卦爻陰陽說作形下之器。試問揲著求卦。當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後。所得止單四重四之

數耳。此時陰陽老少畢竟有何形象可指而謂之爲器乎。陰陽之體段不明。宜其不知形上之道也。

貞成也。謂一元之理。由亨而利而貞。而物斯成矣。其物既成。則遂端端正正定位於此。而他物不得而勝之。故又有正字定字之義。程子于乾卦之貞。已有成字之訓。是謂其從一元來也。豈一常字可以了之。此節之貞。以成字爲義。而正定自在其中者也。今但謂之爲常。非其旨矣。異矣。

周易六十四卦。莫非象也。其中包涵實理。非言可盡。故文王之卦辭。周公之爻辭。非舉物理以象之。則舉人事以象之。亦謂舉其形似者而已耳。蓋因實理難可明言。又因據其實而言之。止

能發明此一事一物之理。終不能高視遠寄。旁引而曲達也。故舉其形似者而言之。使人知此爲形之似。則此外必當有理之真矣。如象以此等物理。便云此卦此爻。實有此等物理。如象以此等人事。便云此卦此爻。實有此等人事。但據所似者而卽以爲真。不知真者之必非似也。則亦與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之義異矣。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處果應有凶字。則孔子已先言之矣。蓋幾字止言元之將亨而未顯。故曰動之微。亦非謂此爲兩岐之名也。自周子有幾善惡之說。後儒宗之。竟不深察孟子性善之說。竟不深察中庸發皆中節之旨。竟不深察周易中乾

周易圖書別集 卷六
道變化。保合太和。元善長人之義。失聖人傳心之真諦。遺悞後學不少。當知周易全是明性之書。四聖相傳之道。盡在其中。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又曰易冒天下之道。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人物之性。資于乾元。當賦畀之初。全是太和之各正。故其率之而動。一太和之自動。全是天理。全是吉徵。若使此處但有些微不和。便爲戾氣所阻塞。安有生育。子思之所謂率。率之于天命者也。卽文言中元爲善長之義也。本無一物可雜。烏有凶之可言。今取漢書謂吉下有凶字。與孔子專言吉者異矣。吉凶之說。始於漢書。再倡于周子。幾善惡之說。後儒

不察。遂謂易爲卜筮之書。專明吉凶已耳。夫易固明性之書也。性量之大。何所不包。况其大原本出于天。雖吉凶禍福無不盡在其中。而要其發源之初。全是太和。全是善機。全是生氣。子思以爲發而中節爲其率於天之命也。孟子以爲性善以其保合之太和。蘊而爲善之長也。然此最初之太和。極靈極妙。實能開闢天地。創立人物。逮於人物既繁。並行並育。乃始有吉凶禍福之可言。卽孔子之言圖也。亦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吉凶在生八卦之後。亦非謂太極生兩儀時。便生吉凶也。且卜筮之說。原非聖人作易本意。聖人懼性道之真。難可名言。故借卜筮之理而表之。

又懼性道之精微。未易解會。恐傳之不永。或至厭苦而棄去之。故寓前知之理於卜筮之中。其道淺而易求。又爲趨吉避凶者所必不可廢。故可永其傳以俟其人也。至於生人所性之靈。妙得于天命。斂之而涵萬有於寂。擴之而彌綸天地。可以自無而造有。可以自有而造無。可以使靈蠢易質。可以使虛實易用。其靈無比。其妙無涯。故參贊位育。直任之而不辭。其以吉凶之可見。昭于卦爻而示之者。謂非斯人所共曉。難于共喻耳。緣是遂寄卜之理于龜寄筮之理于蓍。亦非謂天下之有形有質者。止此二物靈也。謂朽骨猶靈。則靈于朽骨者可知。腐草猶靈。則靈于腐草者可知。凡欲使人知天地之間。皆此天命。皆此一元之

太和。故無有一物不具此天命。則必無有一物不具此太和者。豈天命之一元爲至靈。乃分而給之。顧有不靈者乎。特淺者得淺。則但以爲卜筮之書。深者得深。則自達於性命之真矣。甚矣吉之先見一語。非靜會而達原者。未易言也。

下繫第六章。乾坤其易之門耶。一節。是謂伏羲所畫先天之圖。便足以傳聖人之道。非泛論卦爻所自始也。觀後節以開卦稱名爲衰世。可知矣。但謂泛論卦爻。與孔子異矣。

下繫第六章。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不越。謂與伏羲所畫先天圖中。至微極精之理。與之相合而無違也。蓋伏羲所畫先天大圖。有六十四種之象。則卽有六十四種之義存焉。名雖後聖所立。

然既將伏羲之圖開而爲卦。則其命名。既不違乎六十四種之象。自不違乎六十四種之義。故云不越。謂不違乎圖中之義也。觀下文彰往八字。何等深奧。何等祕密。便知圖中之蘊。今謂萬物雖多。無不出於陰陽之變。止於泛論卦爻。不知此節止是辨卦名之所自始。見義圖之義蘊無窮。以完上節體撰通德之義。與孔子異矣。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便可識卦之有名。皆後聖之所命。非伏羲之本有也。下又曰開而當名。謂開圖也。便可識卦之稱名。在既開之後。又可知伏羲傳道。止於四圖。便具無窮之義。故下以彰往八字。發揮伏羲圖中。內外流通。渾淪包括之妙。又况伏羲

時。嗜欲未開。文字未啟。尚未開而爲卦。將何據以稱名乎。逮至三易開圖爲卦。若非命之以名。則其卦不可得而別也。而卦中之義。亦不可得而宣。故圖者伏羲之所畫。卦者文王之所開。名則既開而命之者也。今止于泛論卦爻。不復稽類以論世。不別圖與卦之所分。然則伏羲之時。嗜欲未開。人情渾穆。外戶而不閉。豈遂有師旅之興。爭訟之事乎。與孔子稽類之說異矣。

衰世之意。本義以爲文王與紂之時。豈竟以文王爲衰世乎。連山歸藏實始開圖。豈連山歸藏之世。爲衰世乎。然觀孔子用一意字。是聖人無窮之心。爲後世久遠之慮。深懼乎世道衰微。故開其卦而命之名。因其名而寄其義。是與民同患。期以濟民之

行耳。非謂適當衰世。始開卦而命名也。若適當衰世。始開卦命名以濟之。亦已晚矣。故以為聖人用意。計深慮遠云耳。是懸揣其心事如是。今直以為衰世異矣。

稱名之名。專指卦。不指爻。夫爻不過初二三四五上而已。不得遂以此為爻之名也。若卦則師有師義。比有比義。六十四卦。各一其名。則亦各一其義。况一卦之六爻。莫不各得此卦名之義。特有陰陽上下。淺深內外之分耳。故因名而稽類。是稽卦名之類也。今兼爻而言之異矣。

彰往八字。言先天圖也。彰往。謂圖之在外。由此而往者。明而易見。故曰彰。察來。謂圖之在內。所以能來者。隱而難窺。故須察。微顯。是引外而入內。使往之既彰者。有以察之于微。而探其本窮其源也。闡幽。是推內而出外。使來之難察者。有以彰之於往。而顯明呈露也。彰往四字。分內外而言。而所重在本源之地。故其中用一而字。微顯四字。合內外而言。雖不離來往之中。而却別為一義。故其上用一而字。總見伏羲所畫之圖。天地之祕。微危之旨。內外流通。渾淪周匝。無妙不具。乃不言圖而言卦爻。與孔子異矣。

開而當名辨物。即謂開伏羲之圖。指而為卦。以作周易。其必待作易時。然後開圖而為卦者。以伏羲之易。即在未開之圖。渾淪周匝。內外流通。所云體撰通德者是也。况伏羲之時。原未有繁

然雜起之事固不須開也。至於後世人情多偽，事故繁興，故後世聖人開而作易，以寓維持世道之意，而圖於是乎開矣。當名八字，皆作易之事也。當名者，當其體而予之以名，辨物者，辨其類而象之以物。正言如元亨利貞之類，斷辭如吉之與凶，利與不利之類，但知作易之時，乃始開圖，則伏羲之圖未開可知。既云開圖而始當名，則伏羲之圖原未有名可知。此所由謂稱名爲衰世之意也。如不知彰往八字，止于說圖，因不知開之一字，爲是開圖，乃曰開而之而疑有誤，是將以此而字與往來顯幽等字作一例看矣。若使聖人之經連用十八字，皆一虛一實中間，并無分別，成何道理。成何文法乎。異矣。當名雖止八字，而作

易之旨全備而無缺，故曰備也。此與彰往八字，一言伏羲之圖，一言文王之易，止在一開字，分別界限。然伏羲之圖而卽以易字冠之者，是文王之易本開圖而爲之，故遂謂圖爲易也。又以文王之易旣成而仍以伏羲之圖冠之于首，以爲周易之所從來，故也。亦如連山歸藏本不名易，而後人同稱爲三易云耳。此節之義本分上下兩段，乃因開之一字以闕文疑之。夫周易未經秦火，安有闕文。此與坤卦文言中之順字及後得主而有常，不必添利字，皆當以經文爲正。若於道理不易測處，不能闕疑以俟後儒，止疑爲秦火以後之書，異矣。

德行恒易以知險，德行恒簡以知阻。孔子於此用兩以字，則是

知險卽在恒易中。知阻卽在恒簡中。今日雖易而能知險。則不困於險。旣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竟將易以知險。簡以知阻。說作兩截。竟置二以字于不問。與孔子異矣。且上文本乾坤健順而言之。是說乾坤之德行有以知之。非說人也。况下文說心研慮定吉凶。成亶亶。本上一能字。猶是說乾坤健順之能。而茲說作人。且說作戒辭。與孔子兩以字之旨異矣。

參天兩地而倚數。孔子說卦但論著耳。其圓神之圓。是說道理之無滯。方智之方。是說道理之有定。非天圓之圓。地方之方也。今於易外補出方圓。以釋參兩。則是數由天地而起。非參天兩地而倚數矣。與孔子參兩倚數之旨異矣。豈知參兩之妙。出於

河圖之生數。故孔子謂爲倚數。又豈知筮中之妙。四而一之始。爲一奇。重四而合之。始爲一耦乎。

傳中之易字。皆是言陰陽變化之理。聖聖相傳。天人合一之道也。乃或解爲天地之易。或解爲聖人之易。天與人有二易乎。又或解爲易書。又或解爲易理。書與理爲兩事乎。與孔子異矣。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本天地定位四句來。據圖而言之。論位亦論時也。因天地山澤八象。在先天圖中。各有一定之位。而八卦之所始。又莫不各有來處。故由後而逆溯之。以究所由來。是欲人探討太極祕密之精。究化源之所自起。使人知聖聖相傳之道。卽在其中。若由此而往。則在有象之後。顯然可觀。孔子所

由謂爲彰往。又曰其上易知也。唯從來之地。大化大用。俱蘊其中。而却藏于無朕。孔子所由謂爲察來。又曰其初難知也。觀下文又補之曰。易逆數也。可知聖人教人著意留神。不在順而易知之地。而在逆而難察之中矣。如不知來往順逆之說。卽在天地定位四句之中。但謂往爲已往。求謂將來。是但知已過者之爲往。逆我而來者之爲來矣。是我立於此而不動者也。非流行變易之義也。譬若有人行于途中。未有不以發跡之地爲來處者也。未有不以前途之進爲往者也。未有不以從來之地返而歸之爲逆。前往之途。昭著於目前。爲至順者也。何況有形有象之物。俱由太極而來。原無形象之可指。安得不逆而難乎。故下

特提之曰。易逆數也。見義文周孔所作以教人者。原不徒在顯明著見。順而易知之地也。如不知此語。是原本上文說圖中之事。致令往來二字。顛倒看過。與孔子異矣。

數往者節。本天地定位節來。指先天小圓而言也。夫先天八卦。固一生俱生者也。安得曰此爲已生之卦。此尚爲未生之卦乎。如其尚有未生之卦。則是先天圓圖必有缺而不全之事。與天地定位之節異矣。且謂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如是巽坎艮坤。猶屬未生。是先天一圖。止有東半邊。少西半邊矣。不知來往之說。是自太極兩儀四象。由中出外而言往來。非自震至乾。自巽至

坤旋轉而言往來也。邵子以天根月窟旋轉而言往來亦是先定乾坤之位。然後觀其上交下際之妙。故亦各有順逆也。又曰易之生也。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夫乾一兌二之數。至順也。安見其爲逆也。如以乾之生。由震而起。是由四而一。故爲逆。則巽五至坤八。亦不得爲逆矣。來往之旨不明。順逆之說莫辨。與孔子異矣。

索之一字。本兼交與生之兩義。是有求于彼。而卽獲助于彼之稱也。譬諸索債。必先有以與之。然後取之。使歸于己也。卽其取而往。亦期其得而來也。故不謂爲交。不謂爲生。而直謂爲索也。無與而取。彼必不應。無交而欲其生。必不然矣。如夫婦然。陽德

先施謂之交。陰形翕受始爲生也。及其旣生。仍從男姓。若先與而後取者。然故但以爲索也。今立坤陰之體於此。乾往而交之于初。逮于坤納乾初。而生震之長男。是長男雖由坤生。因乾之索而遂從乾以爲男。坤直借體耳。是乾先以男往。而震仍以男來。故謂爲索也。今但作求字解。與孔子異矣。

孔子推廣八卦之象。非徒欲人推類以盡其餘也。欲人由此等之象。反求此卦性情之真而已。因卦中實理。難以意測。故指其象而證之。天地雷風是也。又懼一象不足以盡其蘊也。於是遠取物。近取身。又取諸人倫。猶慮此卦之性情不能盡契其真也。又卽八卦之象而推廣之。欲人每讀一象。須將本卦回顧一番。

又合此衆象將此卦頻頻回顧但知無有一象不具此卦之性情又合此衆象亦止完得此卦之性情則此卦之性情其真自定而廣象之外未有之象皆可因類而求矣如不知因象而返求于內思得此卦之真但謂因象而博求於外期盡卜筮之類與孔子廣象之旨異矣。

大畜時也此在雜卦傳中皆以兩者反對爲義大畜謂畜聚之大者不當以止健爲說无妄謂无所冀望然動而有傷則災也可知蓋健而能止則必有所畜畜而大必非一日之積故曰時動而遇健必有所傷傷則偶然之眚故曰災大畜則有所蘊于已无妄則无所冀于人畜歷時而加積災偶然之遭逢此皆在

時上分久暫而言之猶屯蒙皆屬著見一邊分一雜一不失耳凡卦皆先內而後外在先而遇在後者則有之矣未有在後而遇乎在先者也孔子之象必先言內卦然後乃言外卦此之義也如屯之動乎險中先說動後說險需之剛健而不陷先言健後言陷訟之險而健先言險後言健師之行險而順先言險後言順凡象無不有然而或則倒解之皆未達經旨者也故此卦在彖辭中雖有止健之說然先曰剛上而尚賢剛謂與內卦同體是仍先說內卦也且其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是健而能止斯能畜聚矣今謂止健爲適然之事夫健止而畜豈適然之事乎非反對之義矣與孔子異矣若災則適然之事也

此外有孔子之經傳其理甚明乃顧別出一解不能盡錄者各
各詳辨于函書經傳之下。

周易函書別集卷六

男季堂重校

孫鈺正字

